

故鄉風物



故鄉江藻

湖濱

片片流响

的回忆

的文化

的江藻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的故鄉







# 故乡江藻

西施故里诸暨江藻镇是我的故乡。这里有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，也有小桥流水、片片河塘。桑梓钱池村为江藻辖区，与其一江之隔，相距仅半里地，可谓近在咫尺。少年时代，每逢寒暑假，我们兄弟总要回乡省亲，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、美好的记忆。壬辰岁末，我再次走进江藻古邑，去感受乡村的清新空气，去感受乡村的文化气息。

江藻，顾名思义，与水关系密切，也可以说是水形成了江藻。古时此处为沼泽地，由江水带来的泥沙沉淀堆积而成。先民开凿渠道、挖塘造田、修桥铺路，

江藻余晖





经过千年的治理，形成小桥云集、清流屋外、鱼塘遍布的格局，江藻成了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。旧时这里盛产莲藕，杭州所称“西湖藕粉”，大都出于江藻。今天江藻生产的珍珠和草莓，更是名扬四海。

蔡正之站

## 千年古邑话江藻

参军公像



江藻钱氏始迁祖参军公钱奎

江藻在我的记忆里，有着田园牧歌般的诗意。一条小溪从村中流过，曲曲折折，水声潺潺，清澈的水中能看到鱼儿游弋嬉戏；穿着蓝布衣裳的村姑，在溪边勤快地淘米洗菜。村头，牧童骑在牛背上，哼着小调，悠闲地放着牛，牛儿欢快地在田边陌路吃草。溪旁街面是两层楼的商铺，路边则摆满农副食品，如鱼、鸡、鹅、鸭以及各种瓜果蔬菜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乡亲们用又硬又直的诸暨话讨价还价，不知情的外乡人会以为他们在吵架呢。我的父母都是诸暨人，家里讲的都是家乡话，所以每每听到乡音，感到格外亲切，尽管它是那么直率、那么硬朗，

全没有江南吴语的软糯轻柔。

江藻村的屋前屋后，到处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樟树，它们给父老乡亲带来绿荫和清凉，也见证了古邑江藻的文化、历史。江藻为钱氏家族的重要栖息地，始迁祖为七世祖钱奎公，1127年从临安（今杭州）始携其四子鲁国公钱确来到此地——江藻明镜里。据说此地山水风光与杭州西湖极为相似，这也是钱奎在此落户并长眠于此的原因。钱奎迁徙这一年，正值中华大地发生重大事变：北宋王朝遭遇“靖康之难”，徽宗、钦宗二帝被掳，可谓国难当头矣。朝廷风雨飘摇，北方赵氏皇族、朝臣以及大量难民拥入富甲天下的临安，临安顿时杂乱无章，生存空间变得十分狭窄。南宋朝廷偏安一隅，金兵随时可能南下，兵戎相见。钱奎不愧是一位富有



远见和开拓精神的人，他为子孙后代谋求生路，寻找发展空间。于是，江藻、嵊州、义乌、金华、绍兴等地分别成为其七子及孙辈的栖居地，四子鲁国公钱确栖居于江藻。钱氏后裔便在这一带繁衍开来，半耕半读、济世传家、人才辈出，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。此次返乡，我怀着敬仰之情，在伟苗、永汉、冶辉、利军诸乡亲的陪同下，到阳始山始迁祖钱奎公墓凭吊，并允诺乡亲为日后修复的钱奎公墓书写碑文。

始迁诸暨的八世祖鲁国公钱确所撰《续修庆系堂谱叙》云：“我父（即钱奎，作者注）携不肖辈来兹暨阳，始卜于青石之墟。后来镜里山水之胜，颇符临安祖宅，遂迁居于斯焉。时长兄念一公，令兰溪，遂留寓于彼。仲兄念二，与弟念六，居婺之义乌。念五为嵊之学博，与季弟念七，同居剡源。惟三兄念三，独卜宝婺之西而居焉。今吾七人，各择其仁而处之。盖欲分大厥宗以为绵远计耳。然一本之枝，天各一方。相聚为艰，第恐后来子孙，会聚不知派属，盍将水木之本源，悉诠世次于谱牒之首，使后人一览而知，则亲者仍无失其亲可也。贤裔，勉乎哉！宋建炎庚戌之秋八月既望。”这段写入家谱序言的史料非常重要，它交代了钱氏来江藻的来龙去脉，也让后人清晰地了解到钱氏后裔分布的状况。我读到“贤裔，



钱氏宗祠



勉乎哉”时，大为感动，它寄托了钱氏先贤对后人的殷切希望，由此，我也感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。

过去，在江藻的道边路旁，记载着进士、绅士、贞妇功德的牌坊高高耸立，时不时跃入眼帘。牌坊上的书体娟秀挺拔，文笔典雅深刻，让人驻足仰望、过目难忘。这里的牌坊以明清两代的居多，有的碑头还刻有皇帝的诰命。其中，令人印象最深的要数钱时进士第，雕梁画栋，恢弘壮观。小时的我常常在此伫立，反复诵读，有不认识的还抄录下来，回去查找字典。抚摸石碑，心想，我的毛笔字能写这么好就好了。如今，我有幸出版了《钱汉东诗文墨迹选》一书，想起来，最早的启蒙就源于江藻。可以说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许多精神营养和生活经验是从江藻获得的，对江藻我常怀感恩之情。可惜的是，这些牌坊都毁于“文革”，后人无从见识了。

不久前，我应邀为《江藻钱氏族谱》写序，得知江藻的得名还与陶瓷生产有关。江藻旧又称“缸灶”，生产青瓷，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已故中国古陶瓷专家朱伯谦曾对我说的话。他说，1984年他率浙江考古队在江藻调查时，曾发现了大量的宋代青瓷，出土堆积层最厚处近3米，还出土了不少“韩瓶”。这种“韩瓶”是宋代抗金名将韩世忠带兵时用的水壶，也可用来盛酒，上海北区走马塘一带在水利建设中，也常有“韩瓶”出土，因为当年韩世忠曾在走马塘屯兵击金。两厢一联系，我想，既然生产陶瓷，那就会有窑址。于是，我便在江藻寻访古窑遗址，但发现窑址已被公路所覆盖，这对我这个研究古陶瓷的学人而言，不免有点失落、有点遗憾了。

## “抬阁市”祈求平安

江藻民间有一种巡游活动，人们称之为“抬阁市”。何为“抬阁市”，我虽未亲见，但曾听乡亲绘声绘色地说起过。“抬阁市”类似于庙会。据传，明末清初，百姓为祈求天下太平、风调雨顺、衣食丰足，每年农历十月廿四，将圣宫殿圣姑娘请出来，七簇八拥，抬着兜一个大圈子。沿线数十里，旌旗招展、锣鼓震天，



四处乡民涌向江藻，夹道相迎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
“抬阁市”历史悠久、源远流长。民间传说道：南宋年间，一年夏季，骄阳似火、热浪滚滚、暑气逼人，晒得几百里田裂苗枯、江断塘干。百姓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、叫苦不迭，



江藻抬阁市祈福平安

弄得皇帝寝食不安，祈祷苍天，普施甘霖。宋赵构皇帝闻宰相夜梦神女告曰：“诸暨九江山有神女，天子往祈当得雨。”于是，皇帝策马，直奔九江山麓。当他走到岭脚的茂树丛中时，远见有座茅屋，只见一位姑娘坐在茅屋前小平地上悠闲地纺纱。皇帝口干唇裂，便向姑娘讨口水喝。姑娘听罢，走进茅草房。皇帝耐着性子，在门口等待。片刻，皇帝便见姑娘双手端着一碗水走出来，只见她生得似花如玉、文雅端正。皇帝见罢，喜上心头，忖度道：“山沟里还真有金凤凰，我虽是皇帝，还未见过这般标致的女子。”姑娘端着一碗水，捧到皇帝的面前。皇帝便笑道：“姑娘端的是一碗水，我们却是两个人，你叫我们怎么喝呀？”说完，两眼直盯盯地瞧着姑娘。

姑娘知道皇帝是含情戏言，便不慌不忙，左手端碗，右手往头顶后一举，从发髻上拔下一根亮锃锃的白银发针，往水碗中间一划，然后对皇帝道：“客官，你喝这半边，那位客官喝那半边。”皇帝接过碗来一喝，另半碗水竟然纹丝不动，惊得皇帝目瞪口呆，脱口而出：“姑娘莫非就是仙姑？求仙姑救救百姓，行雨救救禾苗！”姑娘见天子求雨心切，发了慈悲，转身腾空而起。皇帝还在作揖，只听得空中响亮回声：“客官请回。”姑娘便驾云而去，顷刻乌云密布，暴雨如注。雨过苗青，乡民感激皇帝求雨，感谢圣姑赐雨，便建起规模宏大的圣宫殿，祭祀圣姑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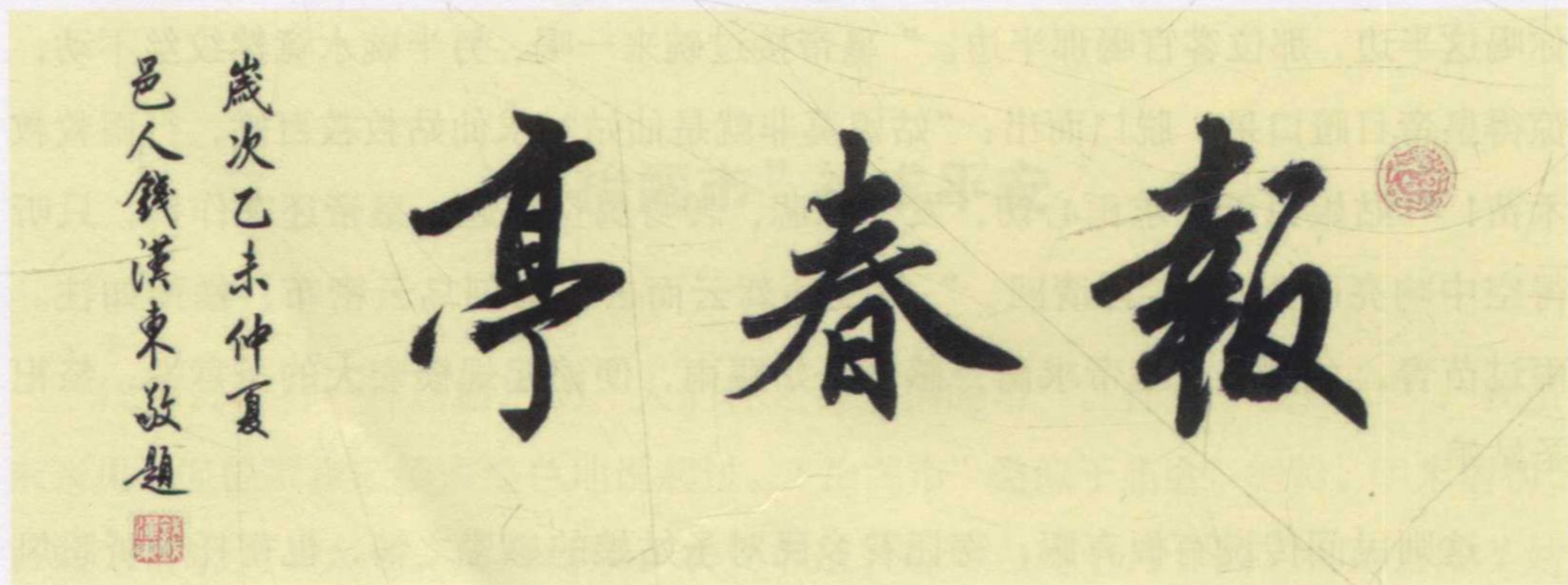
这则民间传说有板有眼，寄托着乡民对圣姑娘的感恩之情，也寄托着祈盼风



调雨顺的美好愿望。乡民选择农历十月廿四举行祭典，是合乎情理的。农历十月，农忙结束，辛苦一年的乡民理应放松一下心情，筹划着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出去，然后买进衣料、食品等改善生活。《诸暨县志》记载了这一活动：“滚叉则数人为队，左右掷接，复叉绕身盘转，如龙蛇之上下也。抬阁则数人抬而行，一人饰古衣冠立其上，以数阁成一剧，数剧成一队……纷纷扬扬，耀人心目，此即后人之所以谓江藻抬阁市也。”清代诗人郭肇也有诗记其事，诗云：“金甲银枪队队珠，更着百戏演都卢。沿堤怪道人如蚁，渔橹山前赛柳姑。”这样的传统习俗延续至今。现在，每年的农历十月廿四是江藻商品交易会开张的日子，老百姓将蔬菜、禽蛋之类的农副产品摆出来叫卖，外地客商也将布匹、丝绸、百货等运至江藻交易，集市越来越大，生意也越来越兴旺。从某种意义讲，“抬阁市”推动了地方文化事业和经济的发展，所以千百年来生生不息、繁荣昌盛。

## 雁宿池与钱宗祠

在江藻这块美丽的土地上，到处是湖泊水渠，钱氏先人按杭州的里西湖外西湖之说，将江藻的池塘也分为里塘与外塘。外塘，当地人称为大塘，旧时莲花碧波、鱼虾满池、群雁飞舞、美不胜收。池中有一墩头，一棵高大茂盛樟树的绿阴，将其遮盖得密密实实，这里成了白鹭、大雁、天鹅天然的栖息地，它们经常在此处筑巢，



江藻雁宿湖改造，乡贤柴汉峰捐赠100万，建造曲桥湖心亭，嘱作者题书报春亭





江藻雁宿湖碑揭幕后的留影

所以外塘拥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称谓——“雁宿池”。“雁宿池”旁有座石拱桥，周边有亭阁，曲尽其妙。据记载，明代万历年间，进士钱时的母亲欲游西湖，钱时孝敬母亲，借“雁宿池”周围的景观，通过模仿建造，形成类似西湖十景的景色。随着岁月流逝，加上“文革”浩劫，现在，这些美丽的景物已不复存在，实在可惜。

钱王后裔世代居住于江藻，子孙们不忘《钱氏家训》，“祖宗虽远，祀祭宜诚”，在江藻建起了三庙六祠堂，全都为钱氏宗祠。对当地流传的“三庙六祠堂，妇人坐中堂，乌龟站二旁”的谚语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母亲曾这样为我解读：清代时，小祠堂的卖豆腐太公没有钱造戏台，妻子只好到别家祠堂去看戏，因身上有豆腐气息而被其他媳妇蔑视。她回家讲给自己的儿子听。儿子宽慰母亲道，将来有钱一定造一座有戏台的祠堂，让母亲坐中堂，男人立两边。其儿勤奋努力，经营有道，果然造起了有戏台的祠堂，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。不久前，我在诸暨非遗调查成果中看到此故事，但与我母亲所言略有差异。卖豆腐娘子回家对丈夫立庵公讲此事，立庵公说等有钱，自造戏台，让你坐中堂，后来发了财，扩建小祠堂，造了戏台。虽然这两个故事结尾有所不同，但我都喜欢，我也由此理解了母亲望子成龙及盼望母随子贵的心情。





作者在诸暨雁宿湖碑揭幕仪式上演讲

江藻的钱氏宗祠是钱王后裔为祭祀五代吴越国王钱镠而建造的，同时也祭祀钱奎、钱确、钱时等列祖列宗。当地人将大祠堂保留了下来，现成为老年活动场地。2012年1月，我去考察时发现，钱氏宗祠是明代万历年间的，主体建

筑保存完好，具有较高的历史、文化价值。据《江藻钱氏家谱》辛亥（公元1911年）记载：钱氏宗祠系唐五代吴越国武肃王23世孙出资所建，始建于明万历三年（公元1575年），重修于康熙六十年（公元1721年），迄今已有438年，实在难得。祠堂内竖楹联“五世王公第，七朝忠孝家”等。祠堂内右侧立有“勒石永禁”青石碑，碑高160厘米、宽65厘米，为清光绪二十五年（公元1899年）十一月知县沈宝青所立，内容为：永禁开场聚赌、窝藏流娼及宰杀耕牛，“如敢故违禁令，再蹈覆辙，定即严拿到县，循法惩办”。读之令人钦佩，这位诸暨父母官还是有远见卓识的。

江藻曾出过一位可以让诸暨人引以为豪的文人，那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钱时，他是钱武肃王第24世孙，官至山东布政使司左参议。从诸暨学人杨士安介绍钱时的文章中，我得知，他为官做事，颇有政声，可以说上不负朝廷、下不愧黎民。钱时少时聪慧过人，学问才情何等了得，其所写的描写江藻的《明镜里赋》，气势磅礴、文辞华丽、独具匠心，为后世所称道。该文将此处地貌、人情、风俗记载得非常翔实。记得1995年我到北京出差，曾去考察国子监进士碑林，寻找和我祖籍相同的乡前辈的名字。在进门左起第七碑，万历三十五年（公元1607年）丁未科，我见到“浙江诸暨钱时，赐进士出身，第三甲二百三十八名”及“工部监督主事王振奇”等记载，自豪感油然而生。我们是同乡人，彼此应该有点关系吧。后来，我撰写了《进士题名碑感怀》一文，发表在当年10月2日的《解放日报》上。现在，我清楚地知道，他不仅是同乡先贤，而且是同宗族长、吾辈的文化坐标。

今逢盛世，国泰民安，江藻镇政府和钱氏宗亲将重修建钱氏宗祠，由宗亲钱



冶辉出资。弘扬祖宗之懿德，实在是功德之举。当地政府邀我为将要修复好的钱氏宗祠题写“貽燕堂”匾额等，我既感荣耀又心存敬畏，唯有勤奋努力，方不负乡亲、不负江藻。

## 凤凰山上葬祖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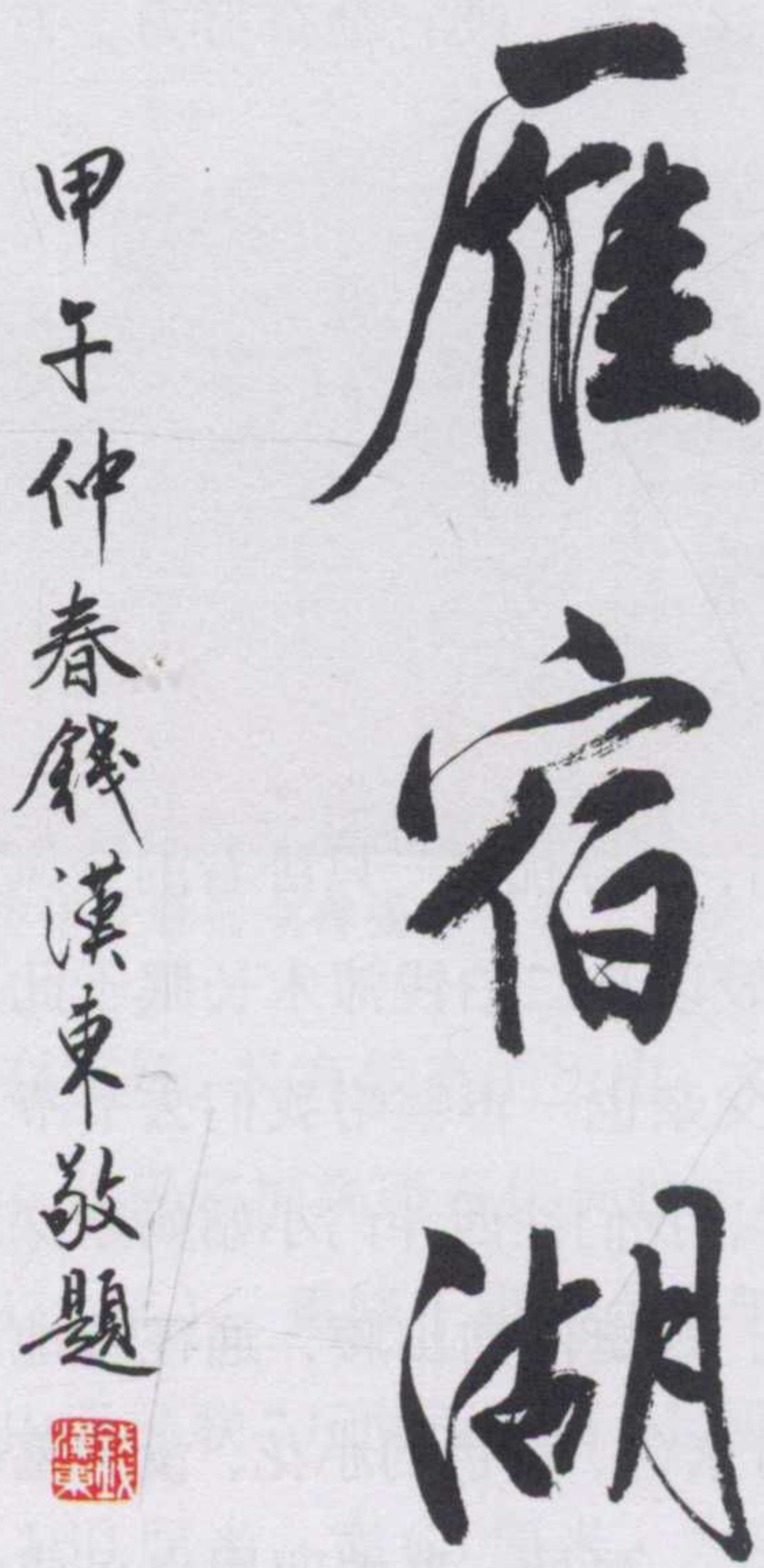
在江藻南面不远处，有座古老而美丽的土石山，山势犹如一只卧着的金凤凰，故得名“凤凰山”。我的祖父钱章宝、祖母田爱姣以及二伯钱沛木长眠于此。我少年时曾在堂兄弟伯良、伯成陪同下前往祭扫。父亲也一再嘱咐我们去爷爷、奶奶坟上叩头。现在我还记得那时上坟的情景。一早，我们往西斗门小姑妈家探望，先路过江藻，走上平缓的山坡，一条细长的小道，蜿蜒伸向山腰，通往墓地。一座不高的土堆坟上长着不知名的野草，杂乱地开着紫色、黄色的小花，没有墓碑，也许那墓碑在疯狂的年代，被当地乡民移作他用了。而且，墓地四周也已成为当地农户自留地的一部分，被打理得很整齐，种着鲜嫩的青菜。菜已种到了我家的坟上，被生气的弟弟毫不留情地拔掉了两圈。然后，我们恭恭敬敬地叩头拜祭。事后告诉父亲墓地的情况，父亲随即写信托大伯寻找那家农户。有一年回乡时，父亲还请这家农户吃饭，并送上当时十分紧缺的白糖和肥皂，父亲道：“这是坟亲，要向他表示谢意。”

后来，我上了大学，成为钱池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，在乡村这是一件大喜事。大伯父沛清兴奋地讲起他当年如何为寻找葬祖父的墓地而奔忙，还请风水先生来来回回上凤凰山，终于找到凤尾珠，旁边几家



江藻镇政府送戏到文化礼堂





作者题书雁宿湖

大财主家的坟都葬偏了，而被我家给葬着了，因此我家人才辈出。我对风水之说，一直心存疑惑，子孙不努力奋斗，祖坟葬得再好，又有何益？但我们这一家族的文气确实较盛，出了好几位教授、作家，这倒是事实。现在我的侄辈读书都很用功，有硕士、有博士，名扬江藻。

我出生时，祖父母已经谢世。我虽无缘与祖父母谋面，但对祖辈还是有印象的，这当然都来自父辈的零星讲述。父亲是家里最小的，因生活所迫，14岁就背井离乡，只身来上海做学徒，我属于第二代移民。听父亲讲，祖父是一个渔夫，他在乡里是远近闻名的打鱼抓鳖捉蟹能手。后来，他突然不再捕鱼了，这说起来还有点玄乎。有年夏夜，满天星斗，他安插的渔网连续三次发出声音，

但每次查看，均未见鱼儿的影子，祖父感到奇怪，便仰天长叹：水神叫我收拾渔网了。从此，祖父不再下湖捕鱼。祖父文化程度并不高，但每年新岁客厅里总要悬挂“天下一等人忠孝，世间两件事耕读”之类的对联。

祖母田爱姣是店口镇三江口村人，好像同我们家原来就有点亲戚关系。祖母是位老式小脚妇人，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。她勤劳、聪明、能干，掌握了祖传扎金针的医术，救过不少孩子的性命，特别是那时乡里流行一种癫痫病，她常常放下手头的针线活，被人用轿子抬去救人，人到病除，但她从不收人家的钱物。当我有幸成为一名“作家”时，乡里宗亲竟不约而同地对我说，是你祖母为子孙积德修福啊。不管是不是祖母为子孙积德修福，积德行善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所以，我对我那未曾谋面的祖母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，感谢她懿德泽被后人。

随着江藻镇经济的发展，人口增加，我家的祖坟早已迁移别处，但传承血脉的人文理念并不会因为墓葬迁移而改变。《论语》中记载了孔夫子的弟子曾参的话：



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虔诚地、慎始慎终地祭祀追忆远代的祖先，民众的品德会归于忠厚老实、单纯厚道。今人倡导“祭先烈、敬先贤、忆先人”，除了感恩逝去的祖先、亲人之外，还追思缅怀先烈先贤为民族发展所作出的贡献，这对于世风人心的塑造也大有益处。

“月是故乡明”这句诗曾感动过无数的游子。我对故乡江藻的自然风光、风土民情、文化历史都怀有深情厚谊，江藻，永远是我心灵的故乡。

2013年3月21日

附：

## 雁宿湖碑文说明

江藻古镇，历史悠久，景色秀丽，为江南著名鱼米之乡。雁宿湖俗称大塘，也谓雁宿池。旧时巨樟遮阴，大雁、白鹭、天鹅等栖息于此故名。

南宋初年，战乱不断，钱武肃王七世孙钱奎公于公元1127年，携其四子鲁国公钱确来江藻明镜里避乱，钱氏后裔在此繁衍生息，半耕半读，济世传家，人才辈出。明代万历年间，进士钱时母亲欲游西湖，钱时孝敬其母，模仿建造杭州西湖十景。岁月流逝，“文革”浩劫，美景不复存在。

今逢盛世，国泰民安，顺从民意，陆续恢复旧观，造福乡里，刻碑以记之。

书碑者钱汉东为本镇钱池自然村人，中国田野考古学者，上海著名作家，上海钱镠研究会会长，当代文人书法家。

江藻镇人民政府立  
2015年2月



## 桑梓钱池

桑梓在西施故里。一条宽阔清澈的浣江，蜿蜒流经江藻古镇，绕过钱池村，滚滚北去，奔向钱塘江。浣江因越国美女西施浣纱而闻名。故乡钱池村是我儿时的乐土，也是令人难忘的地方。今岁清明时节，重归故里，倍感亲切。

少时，家中兄弟多，粮食不够吃，父母又怕我们惹事，每当寒暑假总要将我们兄弟遣回乡省亲。钱池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远眺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；近观塘池遍布、碧天莲叶、荷花飘香、渔舟出没、鹅鸭欢叫、美不胜收，好一派田野风光。







作者在钱池老屋与大妈、伯良兄合影

村里大都是钱姓本家，我们像鲁迅笔下的“迅哥儿”一般，在此享受种种优待，简直乐不思蜀了。

钱池得名于乡民为观西施风采而掷钱成池的故事，我的大伯钱沛清不知给我们讲了多少遍，但对此我一直心存疑惑，甚至认为这是好事者编的故事，直到1987年我回诸暨采访，县史志办的边迪夫先生陪我回钱池探望大伯，才知道这则世代相传的故事在县志上早有记载。我兴奋不已，遂写下《五律·咏西施》一首：“越女夸天下，西施有艳声。人徒工媚笑，尔独敢含颦。报国千年重，谋身一念轻。浣纱非祸水，旧案待重评。”

钱池人聪明能干、刻苦耐劳，远近闻名，就是在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非常岁月里，乡亲们依旧搞着副业，养蚕、挖藕、育苗、种甘蔗等。我印象最深的是盛夏时节，大伯在收工后，扛着张开的大渔网，呼我戴上斗笠，赤着足，踏着鲜嫩的草地，背着腰鼓形的小篓，跟着他朝池塘边走去。在柳树绿阴下，看着鱼儿跃入网内，我欢天喜地地拾着活蹦乱跳的鱼儿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就有半篓之多。回家清蒸，放一点猪油，香气四溢。大妈总是说：“叫上海佬多吃一点。”那味道



# 西施塘

甲子仲春钱汉东敬题

作者题书西施塘

真是鲜美无比。我默诵着南宋人田野诗人范成大的《春日田园杂兴》诗：“柳花深巷午鸡声，桑叶尖新绿未成。坐睡觉来无一事，满窗晴日看蚕生。”“土膏欲动雨频催，万草千花一饷开。舍后荒畦犹绿秀，邻家鞭笋过墙来。”我还同弟兄一起去捉泥鳅、摸田螺等，还在江水滩头（即故事中百姓观西施掷钱之池）学会了游泳。这里不仅给我儿时带来了欢乐，也让我从小体验到了稼穡的艰辛。

“耕读传家”是诸暨人骨子里的东西，无法更改的老传统。少年看到家乡有不少进士牌坊，记载着先贤的业绩，父辈介绍过、让我仰视过。可惜牌坊在“文革”之中全部被毁掉，实为可惜。家乡的耕读之风气从元代布衣王冕时已形成，至今文气颇盛。

诸暨市一直是浙江省高考状元市，年年考出去的学子有一列车之多。这是诸暨市长告诉我的。“文革”中，大伯对社会上流行“读书无用论”非常反感，曾对我说，读书怎会无用，不读书才是无用之人。他在临终前不久，还扳着手指数着家里已出了8位大学生（当然也包括我的妻子），为村里读书人最多的一族，引以为自豪。我这一辈中已有了教授、作家、编辑、军官、医生等，侄儿辈文气更盛，已有博士、硕士等一批优秀学子。尽管我辈并非村里的富有者，但得到了乡亲的尊重和礼遇。

故乡钱池，造起了众多的高楼洋房，几乎可同大城市的别墅媲美，可我依旧坐在青砖黛瓦的老屋客堂里，喝着浓酽的土茶，听着乡音，同兄弟叙旧，自是快乐，心想这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

桑梓钱池，诗一般的田园生活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2001年6月10日



## 西施故里寻古陶

诸暨是西施故里，也是我的故乡。初夏时节，我冒着蒙蒙细雨，踏着泥泞曲折的山路，回到桑梓考察浙中春秋战国古窑遗址。

一年前，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朱伯谦来沪上寒舍聊叙。朱老也是诸暨人，谈到浙江



诸暨古窑遗址

的古窑时他说：“你在写《寻访中华名窑》一书，诸暨有不少春秋战国古窑址值得关注，当年发掘时我去考察过，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残片，质量不错，这么早年代的窑址在国内不多，实属不易。它在中国陶器发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。”乡前辈朱老的话，引起了我对诸暨春秋战国窑址的关注。

史传：禹至大越，上苗山大集诸侯，驻蹕于此，爵有德、封有功，因定此境为“诸暨”，意即天下诸侯到达驻留议事之所。2500年前，浙江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王国——越国，於越人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活跃在这片热土之上，显示出开拓进取的秉性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非凡的智慧，形成了经济本位的价值取向、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诸暨曾为越国古都，地灵人杰，绝代佳人西施成为诸暨的骄傲。“西施越溪女，出自苎萝山”，唐代大诗人李白诗句中所说的苎萝山，位于诸暨城南的浣纱江畔，书圣王羲之的“浣纱”两个大字留给人





作者在诸暨考察春秋战国古窑遗址

们无限的遐想。早在唐代，当地乡人为纪念忍辱负重、以身许国的西施，在这里建了西施祠，明、清两代曾多次重建修葺，叠廊宏宇，颇具规模，清末以后渐次荒废。今天所见的西施殿重修于1986年。句践、范蠡皆雄才大略，兴越灭吴，为浙人引为自豪。

文化名人王冕、杨维禎、陈洪绶等，更是一代才俊，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我幼年时常回老家省亲，可以说是听着这些传奇故事长大的。但诸暨有春秋战国窑址还是头一回听到，这次回故里考察，有着不一样的心情。

春秋战国古窑遗址位于萧山、绍兴交界处的阮市镇旁的会稽山的前山嘴一带。太史公司马迁曰：“禹会诸侯计于此，命曰会稽，会稽者会计也。”我们穿越在茫茫的山野之中，远望只见一棵大樟树耸入云霄，四周村庄错落有致，很有气派，近视可见当年竖着的文物保护石碑。遗址旁杂草茂密，走进去非常困难，我们在大樟树附近东挖西找，但寻不到堆积层。当地老乡说，几年前，这里的陶片还是铺天盖地的，这几年造了不少楼房，陶片都被埋在下面了。跟随着老乡，我们又来到后山嘴，零星地看到一些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碎片，还出乎意外地挖出一只大型的陶豆足，让人惊喜不已。我们在下山的泥地里还觅得一件原始青瓷的碗底，釉色青中泛黄，釉层较薄，碗内圈纹清晰，瓷化程度较高。春秋战国器物以罐、坛为主，陶片表面拍印纹饰有回纹、云纹、席纹、网纹、米格纹等。胎体呈暗红色、灰褐色，质地坚硬、器型规整。原始青瓷是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，具有划时代意义。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，就有陶器产生的可能。有人说瓷器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，此说很有道理，瓷器烧制对温度、瓷土、釉料都有相当高的要求。瓷器的发明是中华古越人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。

为寻觅文化堆积层，我们又来到了下檀村。当我们用锄头将道边杂草铲除后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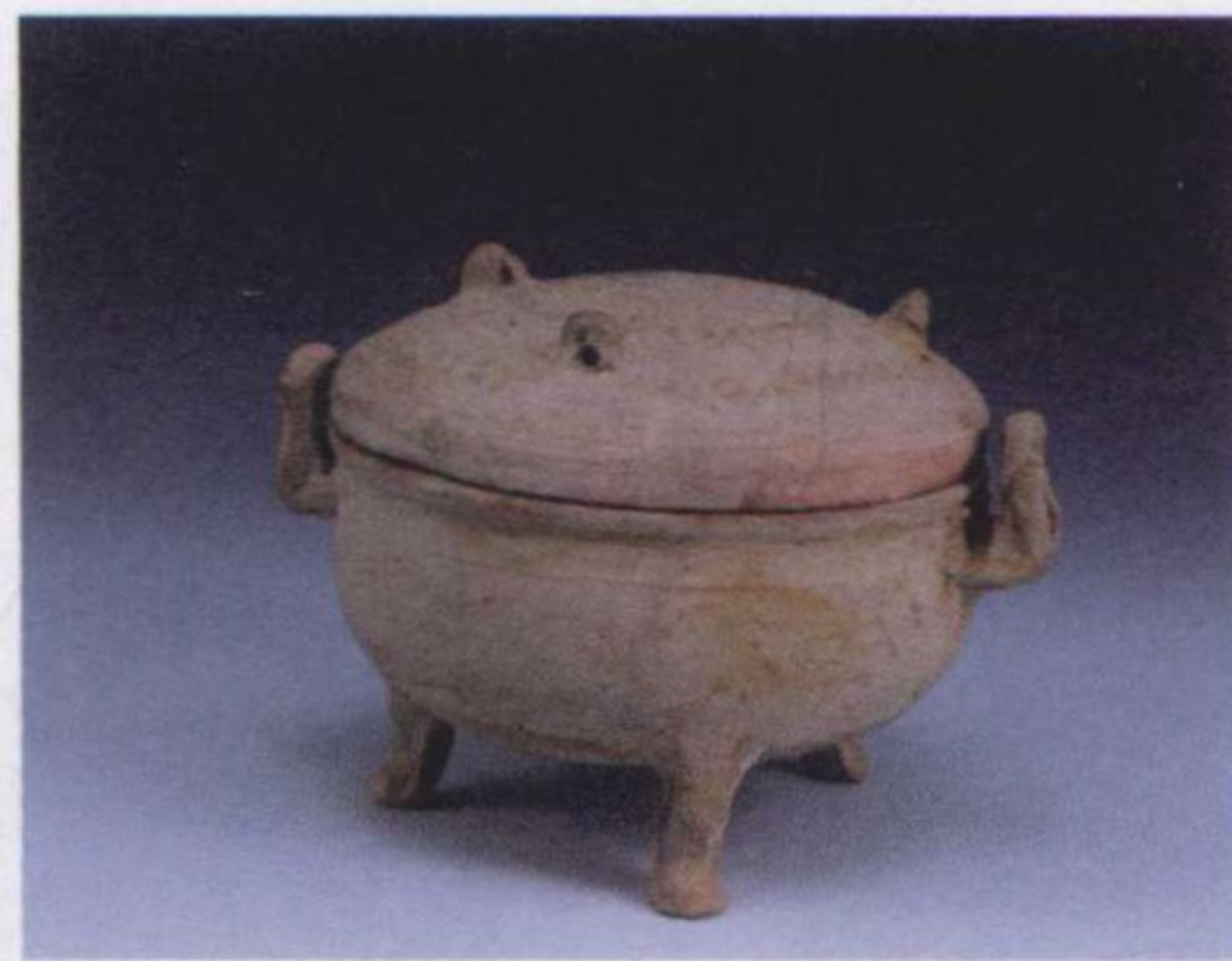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量几何印纹陶堆积层终于暴露在眼前。同行的诸暨市文物管理科毛桂舟科长告诉我：“由于开山造地，这里先后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碎片，堆积层均在40-60厘米，纵横100多米，遗物众多、品种多样，这对于研究越国时期的制陶手工业生产状况、产品特点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”陪同的本家贤弟、诸暨市经济贸易局钱灿苗局长说，他小时候在江藻镇钱池村附近也常见这种陶瓷片，并不稀奇。回想我在两年前回店口镇下陈村娘舅家给父母上坟时，在附近的竹林边也同样拾到了不少几何印纹硬陶的瓷片。我从周边环境来分析，这里的山坡地适合建造龙窑，南临滔滔的浦阳江，山上的林木茂盛、交通便捷，完全符合烧制陶瓷器的条件。因此，这一带的陶瓷器分布广、数量多、质量高、影响大，也应在情理之中。

在诸暨市博物馆，我观看了当地出土的馆藏器物，博物馆破例将陈列展品拿出几件，让我上手细细欣赏，拍照留存。其中罐、盘、盆、坛等，釉色好，造型生动自然，原始瓷的口沿还装饰对称的S形堆纹。这些器物与萧山、绍兴等地古窑遗址出土的器物大同小异。根据我对这一地区实地考察的印象，春秋时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：烟囱林立、作坊满地、窑场遍布，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。《水经注·钱江水》云：“越王都埤中，在诸暨北界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，是越事吴处。”这里很可能就是越国的都城，附近的白塔湖就是越国操练水兵之地。越国大力发展陶瓷手工业，除了向吴国贡奉外，当地居民较多，本身的需求量也大。贤臣范蠡，他十分精通制陶工业，还享有陶朱公的美誉，成为中国制陶业中第一个可查找到的名人。越国同时采取积极鼓励外销的措施，让那些价廉物美、便于清洗、卫生



战国原始青瓷酒尊



战国原始青瓷鼎



战国原始青瓷罐



实用的创新产品原始青瓷大量出口到各地，受到各地普遍的欢迎。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，积累了财富，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，东山再起，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。

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商和西周墓葬中，先后发现了一批原始青瓷器具，有的人认为是当地生产的，但数量不是很多。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是江南生产的原始青瓷，供奉给商和西周的奴隶主贵族享用的。因为商和西周的势力范围当时已经到达了长江下游地区。后来专家将北方出土的原始青瓷经过化学成分测试，竟与“吴越青瓷”非常接近，这进一步证明原始青瓷很可能就是吴越地区烧制的。

诸暨朋友告诉我，最近在建设诸永高速公路时，在诸暨市境内，又发现了5处古遗址和古墓葬群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进行抢救性发掘，其中有良渚文化早期的石铎、陶鼎足（做饭用的炊器）、六朝青瓷碟、宋代酒坛和青瓷钵、陶瓷等，这再次见证了诸暨悠久而辉煌的历史。

西施故里的春秋战国古窑址，打开了我的眼界。

2005年5月26日

#### 附记：

拙作在《新民晚报》刊出后，有一位诸暨的陶瓷收藏爱好者骆先生来信道：在1994年诸暨城南的浙赣线修建耀江隧道时，生活在当地的他，在宋代瓷片堆积层里拾得不少瓷片，质量颇高，堆积层有数米之高，很可能是窑的遗址，当时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看到汽车拖了不少车出去。见信后我请骆先生将在当地拾得的瓷片拿来让我看看。看后我觉得瓷片的质量颇高，胎体较为细腻，但同上林湖越窑略有不同，密度略逊色一点，烧制温度应在1200℃以上。瓷片中有黑釉瓷碗、青釉瓷碗、影青白瓷碗等宋代典型器，其中一件刻花大酒壶残器，造型同上林湖越窑十分接近，釉色青亮，十分难得。这么重要的宋窑遗址，当时没有及时保护并拍摄下来，十分遗憾。



## 杨维禎与看剑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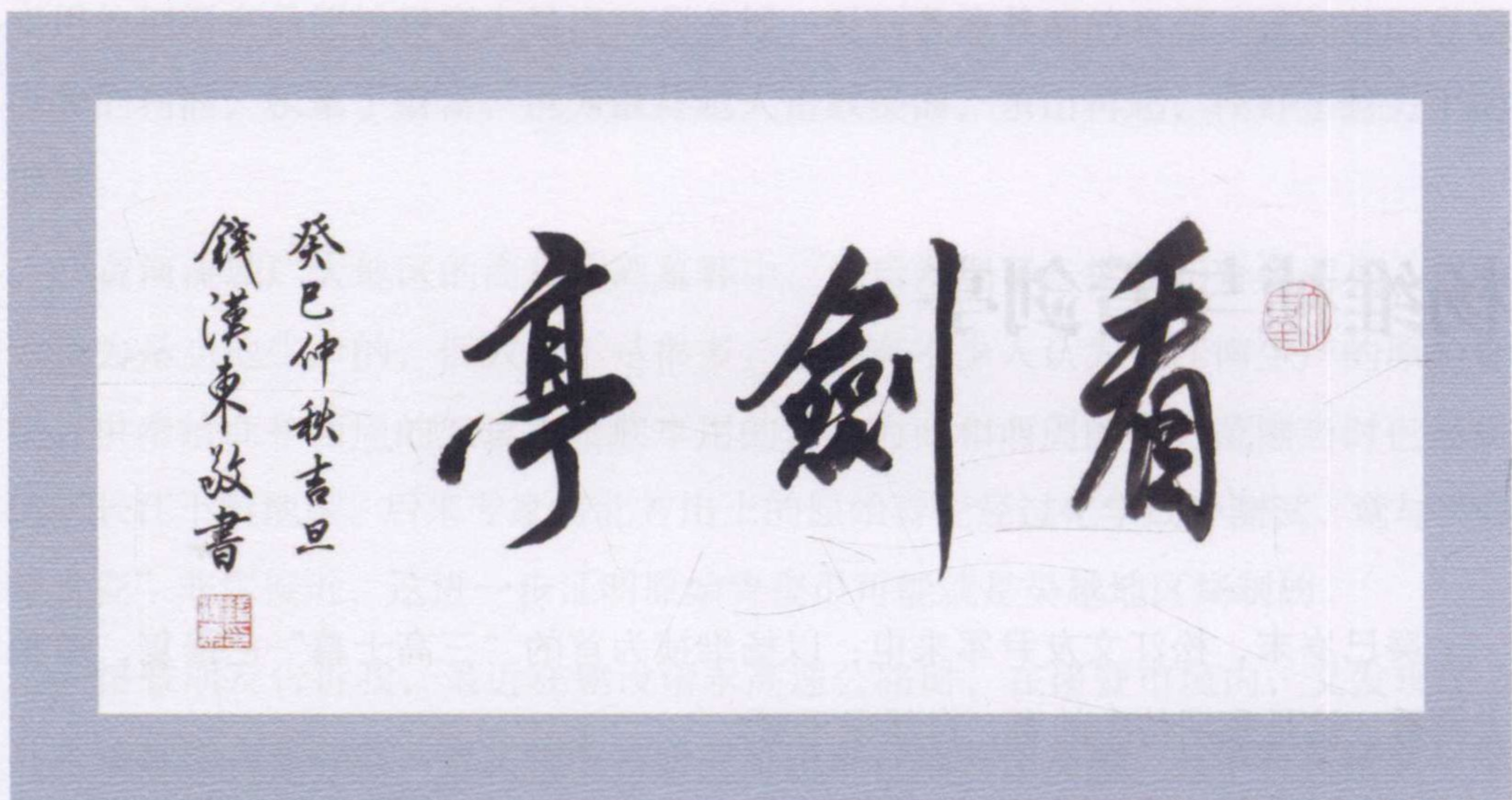
癸巳岁末，松江文友尹军来电：以杨维禎为首的“三高士墓”已修复，邀我去看看。这是我期待中的事，自然很乐意。

三年前，我为家乡诸暨复制杨维禎等先贤的书画，悉知杨维禎之墓位于上海松江，这引发了我的兴趣。我与松江朋友一起寻觅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在天马山东麓干山找到。我很兴奋，连夜给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写信，建议将这一文化历史遗址开发成人文纪念地。想不到他阅完我的信，立即作出批示，并第一时间给我



看剑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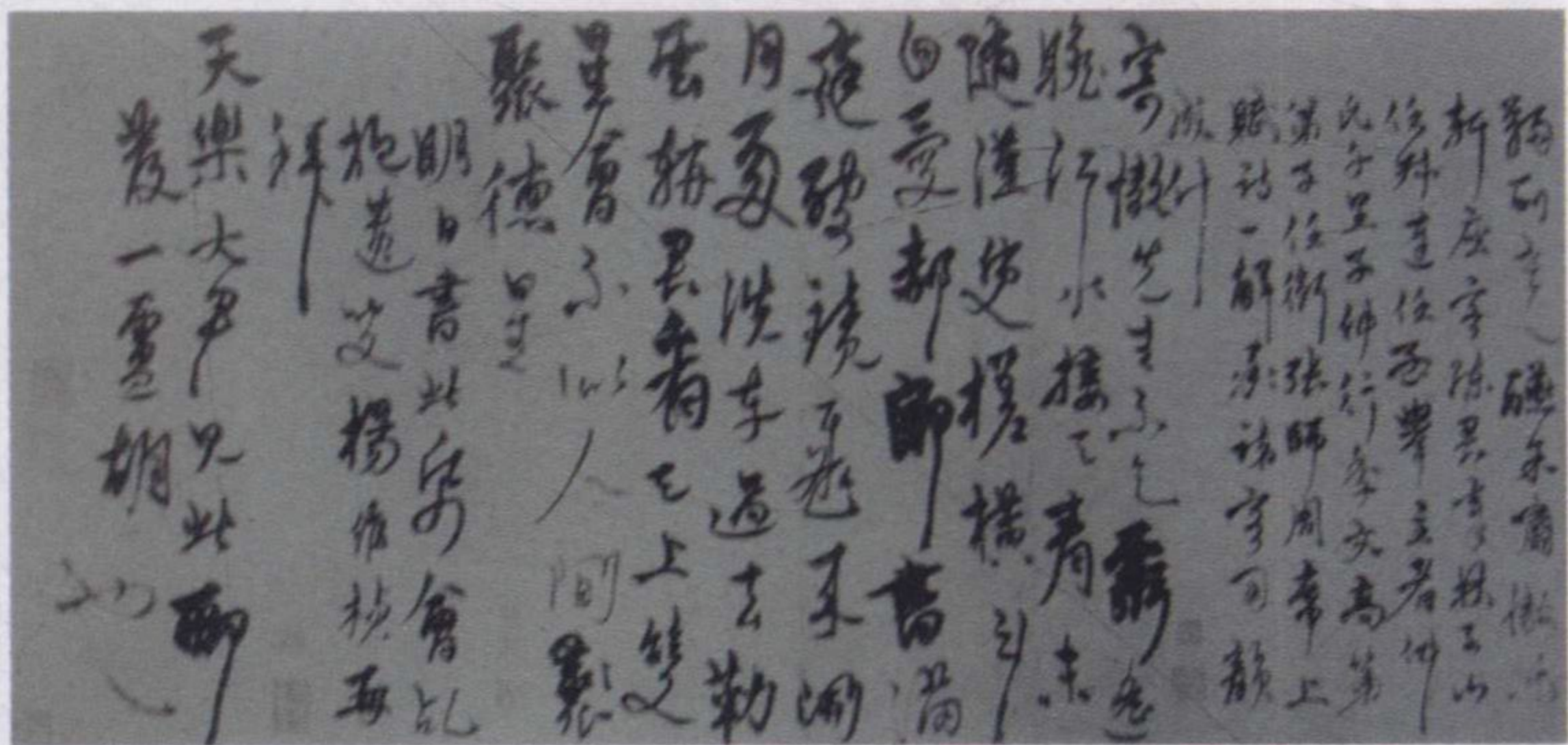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题写杨维禎墓看剑亭

来电，对我的建议表示赞赏。而今，以杨维禎为首的“三高士墓”全面修复，四方游客又多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怀古、休闲之地，实在是功德无量之好事啊。

在现今的年轻人当中，知道杨维禎的也许并不多。杨维禎（1296—1370）为元代文坛领袖、书画大家，先后在松江生活了近20年。杨维禎在文坛的显赫地位和号召力，使得松江一带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，也直接促使明代华亭画派的诞生。杨维禎是《明史·文苑传一》的开篇人物，明初学者宋濂称其为“文章巨公”。在我国，被列为国宝级的书法作品共有54件，其中编号044系杨维禎的作品。

我兴冲冲地驱车来到天马山东麓干山，山中有一条弯曲石径直达“三高士”墓冢。“三高士”，首为元末文豪诸暨人杨维禎，及一赋成名的钱塘人钱惟善和教授以终、惠泽桑梓的华亭人陆居仁。他们三人才高学深、志趣相投，且多为隐士，又葬于高地，故人称“三高士墓”。据《松江府志》记载：位于天马山东麓的“三高



杨维禎书法



士墓”，南为杨墓，其左二丈为陆墓，又稍左靠北一丈为钱墓。

这里原来一片荒凉，如今旧貌换新颜。精致的亭台楼阁、曲径长廊、石坊壁画虽为新建，却也散发着几分古意。山坡铺有石子地景“松鹤延年”和松竹梅相伴的绿化景观，谓之“岁寒三友”，隐喻三高士情缘。那三座墓冢，被做旧的青砖围砌，封土行新栽着翠草，特别显眼。墓四周的地面也由青砖铺就，与元末明初的墓葬形制基本吻合。整个环境布局要比我想象的好，我最怕的是将古迹搞得不伦不类，让后世人耻笑。

山顶墓园空间不大，仅占一亩多山地，设计者巧夺天工，利用空间，借山取势、错落有致，建造了三高士纪念园。在墓南侧坡地，用9幅瓷板壁画，展示高士生前的生活片断：年轻时杨维禎在家乡铁崖山，5年不下山的苦读；杨维禎著书立说，传播松江文化；杨维禎应邀赴松江担任举世闻名的文会主评，文士踊跃参会比试；杨维禎到干山求剑明志；明太祖征诏杨维禎赴南京修纂礼乐，即告乞归等，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杨维禎的生平事迹。瓷板壁画，做起来难度较大，但画家的构



作者在三高士墓旁



图简约、笔意流畅，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。

墓地西向新建了3座仿古亭，最显眼的为“看剑亭”。为表达我对杨维禎这位乡贤的崇敬，今秋我应邀为此亭题写匾额。现在，“看剑亭”匾额已高高悬挂于亭上。据松江府志记载：“看剑亭”，古为杨维禎筑于干山，以求干将剑。传说春秋吴国干将铸剑于此而得名。干将、莫邪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集《搜神记》中所记载的人物，家喻户晓。干将曾为吴王造剑，后与其妻莫邪奉命为楚王铸成宝剑两把，一曰干将，一曰莫邪。干将拿雌剑献与楚王，雄剑传给其子，为楚王所杀。其子眉间尺长大成人，为父报仇。故事蕴涵反抗暴政、伸张正义的人文情怀。杨维禎为官时就疾恶如仇、为民请命，“看剑亭”的筑建表达了杨维禎的志向。古人认为剑有君子德，最能体现其君子风范；文人佩剑，意味着其尊贵的身份和地位。如屈原、诸葛亮、李白都曾佩剑。亭联选用钱惟善《九峰·干山》诗句：“干氏千年居此山，题诗给事最幽闲。”道出了干山与文人的历史渊源。另外两亭为“听笛亭”“卧松亭”，其名亦有文化来历和出典。通音律、善谱曲、喜吹笛的杨维禎，也影响了松江曲派，故有“听笛亭”之名。亭联为钱惟善悼铁笛挽诗：“生前母应金钱梦，死后人称铁笛仙。”“卧松亭”一名，则取自华亭人陆居仁书法钤印。

对那个破旧的瞭望塔，当初有人提出拆毁重建。想不到聪明的松江人经过一番精心改造，既保留其功能，又开辟为松江元代文人展示室，美名曰“留云阁”。留云阁里以线条画形式展现了赵孟頫、杨维禎、钱惟善、陆居仁、黄公望、倪瓚、王蒙、吴振、陶宗仪、王逢、邵亨贞、柯九思、高克恭、王冕等一批元代文化名人结缘松江的情景。这真是化腐朽为神奇矣。

行走于亭廊之间，徘徊于墓园四周，怀古之幽情顿生。昔日华亭先民接纳杨维禎这位旷世奇才，如今松江后人礼贤三位风雅高士，厚道之松江人，可歌可颂矣。杨维禎选择松江长眠，幸哉。

2014年1月19日



元高士钱惟善九峰千山诗句



千氏子年居此山

題詩給事最幽閒

癸巳仲秋諸暨學人錢漢東恭書



作者题写看剑亭名句



## 进士题名碑感怀



北京孔庙

每次出差到京，总是来去匆匆，一直想去看看孔庙里的进士题名碑，然总是失之交臂，终未能如愿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不去领略前贤眼中最神圣的地方，实为憾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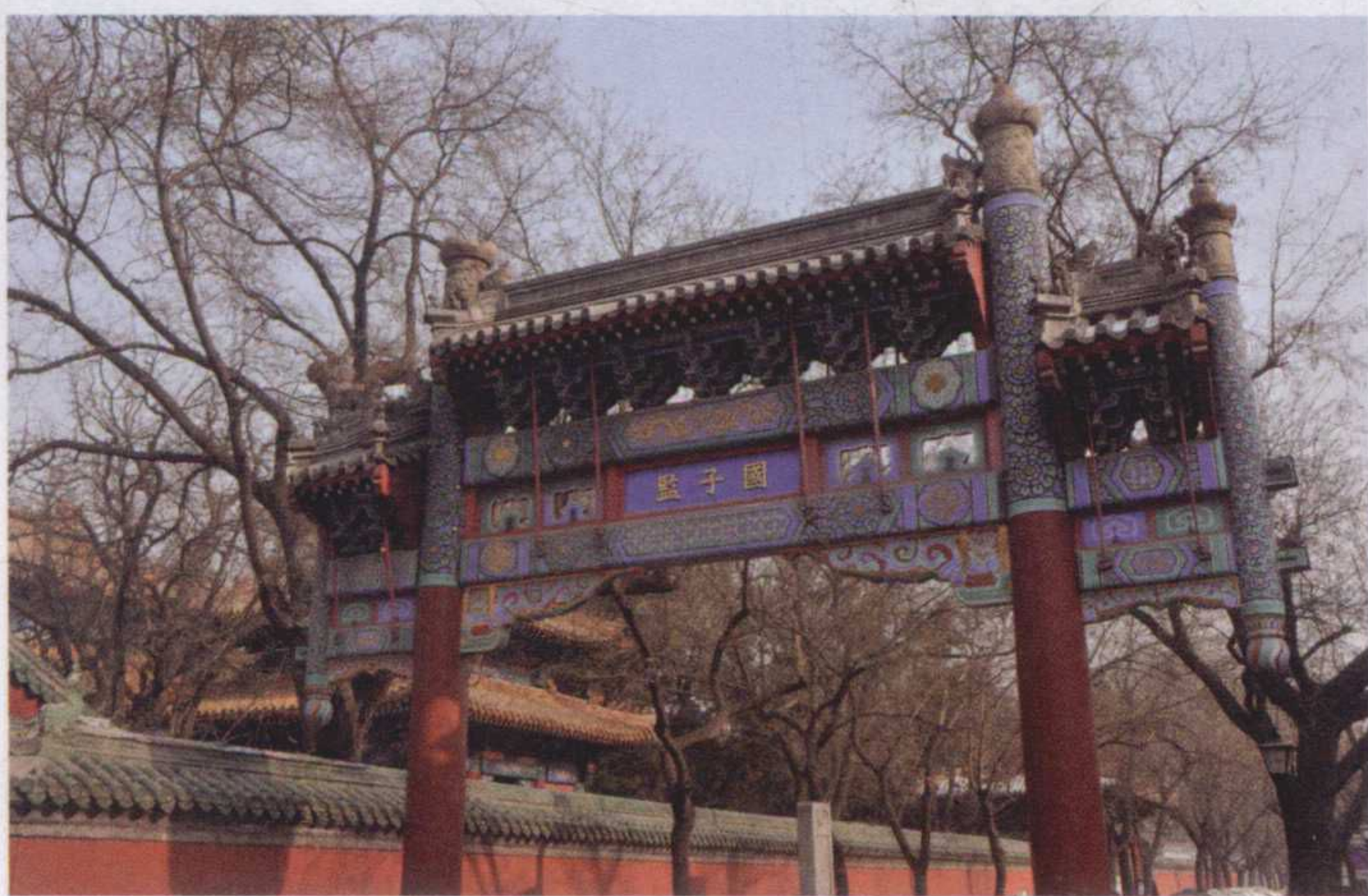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前，我打的恰巧路过国子监，惊喜不已，立即下车进去。深灰色的高墙经过粉饰，显得格外庄重。孔庙旁立有“官员人等至此下马”的石碑，让人肃然起敬。孔庙西侧为国子监，始建于元大德十年（公元1306年），是元、明、清的国家最高学府，也是天下学子向往的地方。这里曾聚集着全国各地选送来的优秀学子，即为贡生、监生等，青春作赋、皓首穷经，“区区于笔砚之间，数黑论黄，舞文弄墨”，十年寒窗苦读，一朝金榜题名，名录孔庙进士题名碑，光宗耀祖、荣华富贵、世人羡慕。当时封建最高统治者这样的精心安排，可谓用心良苦也。

在孔庙大成门及先师门两侧，分列着元、明、清三代进士题名碑198块，其中元代3块、明代77块、清代118块。据记载，明、清两代先后举行进士考试201科，取中进士51624人。我漫步于进士碑林里，在那嵌刻工整秀美的楷书碑文中，努力寻觅着和我祖籍相同的乡前辈的名字。在进门左起第七碑，我终于在万历三十五年（公元1607年）丁未科，见到“浙江诸暨钱时”“赐进士出身第



三甲二百三十八名”。我颇为自豪，这位进士还与我同姓呢！我有理由猜测这位进士同我有点关系。我用手轻轻抚摸着这位先贤的大名，久久伫立，感慨诸多。我曾几次应诸暨市之邀去家乡采访，到市志办询问，说是诸暨钱姓就聚集在江藻钱池一带。听父亲讲，家乡文气很盛、耕读传家，出了不少有名的文人。我少年时常回家乡省亲，看到那里立着许多碑，有的就是纪念同宗中功名者，钱时可能就是诸多进士中的一位。当时只觉得雕刻细腻、造型别致，字写得漂亮，我也希望自己长大能把毛笔字写好，但看不懂碑上内容是些什么。“文革”中，家乡人“左”得可爱，将这些为封建文人树碑立传的碑统统拉倒，一个不剩，实为可惜。

我徜徉于进士碑中，想到这些进士为流芳后世，真是历尽千辛万苦，从童试、乡试、会试到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，方可获得“进士”出身，才有了做大官的资格。他们用自己毕生的精力读“四书五经”，写八股文、试帖诗，把



北京国子监

聪明才智全用于这很束缚思想的文字游戏之中，想想实在是可悲可叹。这数万名进士中，除了于谦、海瑞、张居正、徐光启等少数人有所建树外，大部分人都湮没无闻、毫无作为，而民间享有盛名的罗贯中、施耐庵、蒲松龄、曹雪芹等一代文学大师均在进士碑上无名，实为怪事。可见进士碑上并非都是饱学之士。至于像严嵩之类的奸臣也不少见。

一阵凉风吹来，我不由得理了一下衣襟，脑海中突然出现了《儒林外史》中描写的科举考试的场景。据说，学子来应试，如前世作孽的话，届时怨鬼前来作怪，阴风四起，让你品尝恶果，这叫因果报应。至于范进中举的可笑故事更是令人难忘，想来颇觉有趣。我问孔庙中的管理人员，当年学子应试用过的物品存放何处，他们说早已不知去向。我想如能在当年学子考试的位子上坐坐，定另有一番滋味。

在孔庙大成殿前西侧，有一株古柏昂然挺拔，“除奸柏”三个大字跃入眼帘，





孔庙进士碑林

我精神为之一振。这株古柏有灵性，传说天启元年（公元1621年）宦官魏忠贤到孔庙，行至树下，被落下的柏枝击中，神树惩罚奸佞，故后人称之为“除奸柏”。这则传说是否可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说明了人们对魏忠贤的痛恨。魏氏当年把持朝政、作恶多端、迫害忠良，最终罪有应得。这株高高耸立的“除奸柏”对后来的学子是一个警策。

进士题名碑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有些字迹因风蚀而斑驳不清了，但作为中国科举制度的见证，将给人以启示。隋朝以科举取士，开创了布衣入仕的新路，这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大进步。而到明永乐年间颁布《五经四书大全》作为统一的教本时，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单一封闭的道路，科举考试再也不能囊括天下英才，到后来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，中国科举制度气数已尽，最终在1905年被废除了。

蔚为壮观的进士题名碑，是多少学子用心血铸造的历史丰碑，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进士题名碑将永远留给人们无限遐想。



# 大树见证百年学府

越国古都，西施故里，有一座令人景仰的百年学府——诸暨中学，我对这所名校早有耳闻。去岁暮春，我应邀为家乡的学子作演讲，也有机会走进这所堪称百年学府的名校。

百年学府自有不同凡响之处：在湖光潋滟的毓秀湖畔，一棵遮天



诸暨中学外景

蔽日的大树，见证着百年学府深厚的历史底蕴。陪同的潘国权校长告诉我，这棵郁郁葱葱的老樟树，树冠落地面积有近千平方米之广，粗壮的树干需6人才能环抱，它已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雨雪霜，在当地有关名物档案中编号为0001号。

仰望枝繁叶茂之古树，轻抚古朴斑驳的树干，思绪万千。600多年前，我国正处在元、明交替之际，风云突变、中原逐鹿、烽火连天。诸暨先贤在纷繁乱世中种下的这棵泽被后人的樟树，成为一种激励后世的文化遗产，护佑世世代代的莘莘学子发奋苦读、立志成才。我到过的海内外名校不算少，但从未见过如此古老挺拔的大树。这种古老而厚重的历史感，让我惊诧莫名，敬畏之情顿生，我说了一句肺腑之言：一座有大树的学校，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。诸暨中学100年来也该桃李满天下了。



从这棵大树下，4万多名优秀毕业生走向社会、服务大众、报效祖国。他们中有时代精英：中国核先驱赵忠尧院士、著名物理学家何增禄、著名社会活动家徐逸樵、教育家何东昌、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作者何占豪、金石书画装帧大家钱君匋、著名记者张煦棠、当代作家杨佩瑾等一大批杰出人才，他们犹如一颗颗璀璨之星点缀着浩瀚的文化穹苍，成为越人的骄傲。

诸暨是名闻遐迩的高考状元市，新时期以来，每年考出去的大学生一列车接一列车，而上海、杭州、绍兴等周边城市的家长又把孩子送到诸暨求学。这与此处“耕读传家”的文化传统有关，诸暨学子专心致志、勤勉苦学、锲而不舍、不懈攀登。我认为，这得益于诸暨三贤之一的元代书画大家王冕的影响。王冕白天参加体力劳动，种植稻、粱、桑、麻，晚上读书作画，过着“淡泊明志”的生活，但王冕的人文理想、人格高度、艺术成就，时时如阳光雨露滋润着后代子孙，成为后世学习效法的楷模，并逐步演绎成诸暨人勤俭、坦诚、耿直、刚毅的品质特征，形成了诸暨“耕读传家”的文化传统。我在与诸暨学子的对话中也深切感受到这一点，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演讲、争先恐后地提问题，所提问题是相当有思想内涵的，这让我大为感叹。

百年路程、百年积淀，造就了一座不平凡的学校。校园中的一点一滴都折射出历史的厚度，成为校园文化的灵魂和教育理想的依托。国运兴衰，系于教育；文明昌盛，在于读书。学校要长盛不衰，教育质量是永恒的生命线，诸暨中学在这方面有着极好的口碑。高考升学率，出几位学科“状元”，早已不再是学校的唯一追求，他们正努力让学子打好基础，一个不落；注重能力，鼓励拔尖。“对

学生一生负责，对学生一家负责，对社会负责。”要使学生既读书，又不死读书；要提高课堂效率，又要给学生自主学习空间，这是他们探索的目标。这些话说说容易，但要真正落到实处，老师要为此付出多



作者与诸暨中学校领导交谈



大的艰辛啊！

诸暨中学校友钱君  
甸老宗台，我与他见过  
面，他生前曾是上海钱  
镠研究会名誉会长。他  
乡音很浓，为人亲切谦  
和，曾为鲁迅的书设计  
过封面，受到鲁迅的赞  
赏。他称鲁迅为“大先  
生”。我敬仰鲁迅，他



诸暨中学内景

给我讲了不少鲁迅的故事，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。钱君甸于20世纪20年代在诸暨中学教音乐、美术。1926年，他为学校创作并谱写了校歌，那年他才24岁，我是看了校史陈列后才知道的。歌词为：“陶山苍苍，浣水泱泱，我越灵秀共仰。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好把黄金铸像。校傍文庙，望重暨阳，莫负桃李风光。愿我后学，快着先鞭，竟起力图自强。”这首歌气度不凡，唱出古越人辉煌的历史，洋溢着澎湃的激情。高唱了80余年的校歌，如今依旧富有生命力，激励着后世学人，自强不息、发奋成才。

2012年7月26日于无闲斋



作者和毕业于诸暨中学的外甥吴铁锋（左一）一家



## 诸暨风情

诸暨乃浙中名市、越国故都、西施故里。相传诸暨得名与大禹有关，“禹会计而诸侯毕及”。大禹在此会盟，论功封侯，后人曾建过思禹亭。这里因出了美女西施而天下闻名。我作为诸暨人，感受最深的是故乡山清、水秀、人真。

诸暨有多少山，我没有调查过，但这里无论是崇山还是小丘，到处是满目青翠、茂林修竹、郁郁葱葱。山林的植被之广，在国内名列前茅。山前村后，屋旁池边，栽种桑茶、果木、香樟等四季常青树，两三人合围的古香樟大树随处可见。乡前辈最爱讲的话就是“前人栽树，后人纳凉”，不少人家门口种着白枣树。幼年时，我回家乡省亲，暑日，便拿着长长青竹竿打白枣，每次都可吃到香甜鲜嫩的白枣。这里修路时，首先在道旁栽树，路修成，树也成活了。听说这已成为当地的传统。

西施故里远景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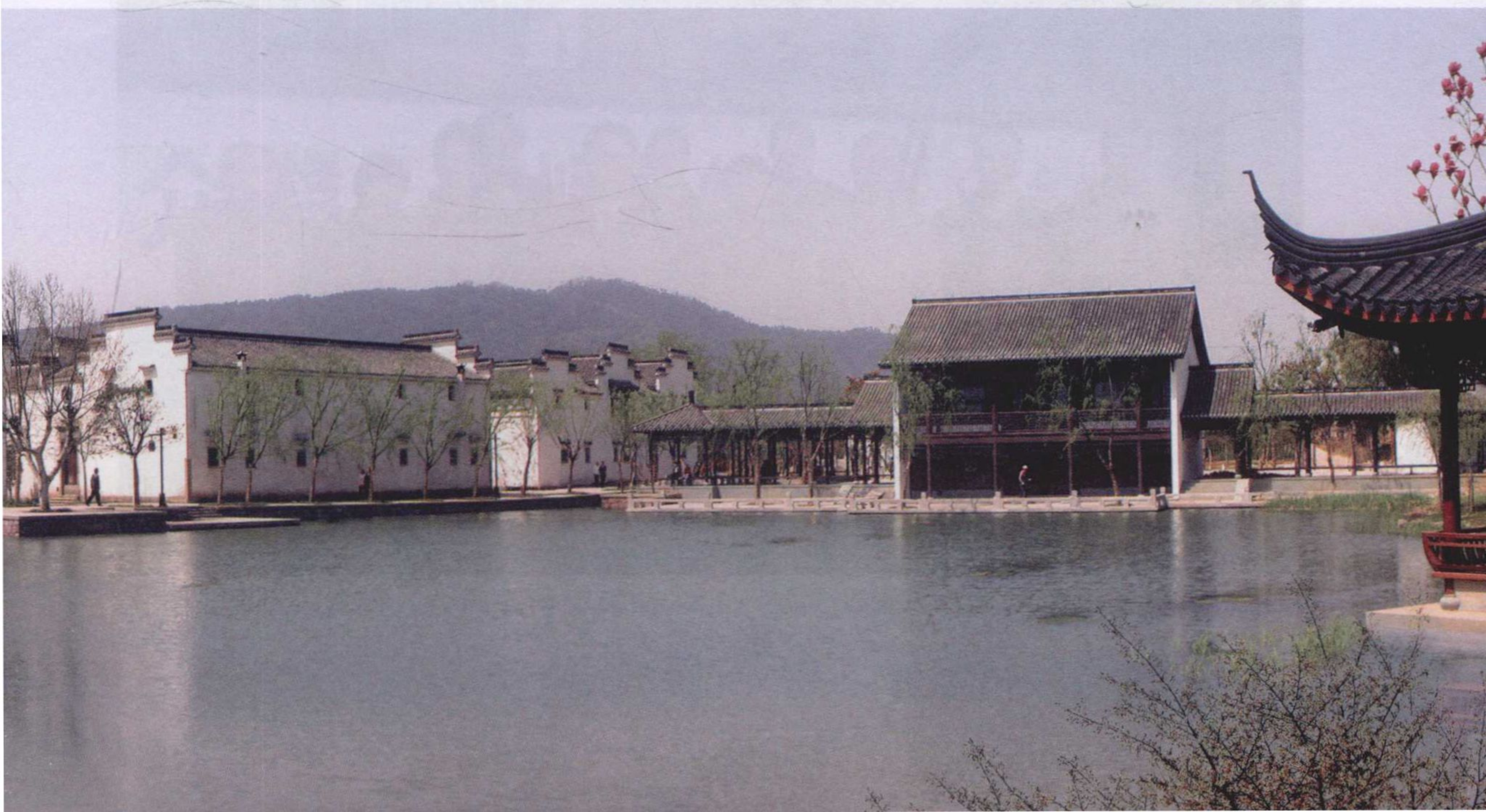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美丽乡村一角

诸暨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，到处是秀水盈盈、碧波粼粼，浸漫着湿漉漉的水气。江河曲曲弯弯，湖田萦萦绕绕，渔舟出没、稻谷飘香。因西施浣纱而得名的浣江，滚滚北去，在诸暨境内达 67.5 千米，而后流入钱塘江。这是上苍恩赐给大地的绿色宝库。青山有了水呈现出灵气，大地有了水展现出神奇。“沉鱼”之貌





的西施是饮着浣江之水长大的。水是生命之源，聪明的诸暨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，不忘水源的保护。乡人虽都饮用上了自来水，但并不因此而去污染湖塘。我的家乡江藻钱池村的湖塘里养着珍珠、莲藕、鱼虾，这一潭清水世世代代给父老乡亲带来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。

诸暨人的真情闻名江浙。此地人杰地灵、物华天宝。“俗尚刚果”“民性质直”，这里的人不但口快心直，而且敢作敢为，属于那种吃软不吃硬的性格，人们把诸暨人看成南方的北方人。诸暨名人辈出，西施、王冕、杨维禎、陈洪绶……到民国时期，光将军就出了106名之多，不少人为抗日而捐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又涌现出党的60余位高级将领，人们戏称这里是“将军”的摇篮，我看有几分道理。

诸暨文化背景为耕读传家，是出名的高考状元市。这里即使再贫困的家庭，也都让女孩读书，使之知书达理，男儿更不用说了。诸暨出美女，在我记忆中，我的表姐、堂妹一个个都是美人胚子。越剧明星钱惠丽，就是从离我老家不远的小山村里走进大上海的。诸暨的美人是“养眼”的，游人去诸暨不妨多瞧几眼。

2002年5月16日



作者与诸暨乡亲留影



## 诸暨年糕

壬辰岁末，诸暨乡亲给我送来家乡的年糕，让我欣喜不已。我对诸暨年糕情有独钟，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里，年糕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那年糕白亮白亮的，上面还有一条条细细的纹路，闻着有稻米的清香，吃在嘴里滑滑的、糯糯的、软软的，还有嚼劲，一点都不黏牙。

年糕是江南的特色食品，具有悠久的历史。家家户户在过年的时候都会自制年糕，年糕寄寓着人们“年年高”的美好愿望。少年时，我回老家省亲，春节将至，家家都要拂尘洗涤、除旧迎新。最让我期待的是“春年糕”这一“盛事”。在乡里，那是热闹欢快的时刻，新年的序幕就在“春年糕”中拉开了。



诸暨传统做年糕场景

廊檐下闲置已久的石臼，被人们搬了出来，勤快的妇人将石臼里里外外清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移到客堂间。几张八仙桌上，放着准备做年糕的粉，这年糕粉由糯米粉与粳米粉合成，加水将之揉成一个大粉团，上蒸笼蒸，蒸熟后从热气腾腾的蒸笼里取出，置于石臼里，几个男丁就一齐抬起一个巨型的、磨砺得光滑的长柄木槌，自如地槌捣石臼里的大粉团。“砰、砰、砰”的声音有节奏地传出，悦耳又动听，直将人心捣鼓得痒痒的，恨不得立马将年糕放到嘴里解解馋。石臼



旁坐有长者，配合着木槌上下捣击，用蘸上水的双手，不停地用力翻动着石臼里的年糕粉团。

当年糕粉团被反复槌捣得不黏手时，就被摆到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上，整个台门的空气里弥漫着稻米的醇香，十分诱人。大人们喝着茶、抽着烟，有说有笑，不时还会弄个小粉团，唤我先尝尝。这是乡人对我这个“上海佬”的优待。我很高兴地一边急着扯一小团塞进嘴巴，一边忙不迭地把剩下的粉团拉捏成像上海粢饭团一般大小，分别嵌入底部刻有各种图案、花纹的长条形红木年糕印模内，然后用手在年糕粉团上用力按几下，再把印模倒扣在桌上，与印模一般大小、印有各种图案的年糕，就从印模里“脱颖而出”了。我的兄嫂们心灵手巧，他们还会捏大元宝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，如小白兔、金鱼、小狗、公鸡等，并给动物们染上红绿色彩，一个个小动物栩栩如生、喜气洋洋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收藏好，将它们带回上海，骄傲地给小伙伴们观赏。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，这些纯手工制作的年糕小动物对我们来说，已经非常奢侈了。我对年糕的特殊情结与此也有关联，它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

在家乡过年，感受的是浓浓的乡情和亲情，亲戚们挨家挨户都会邀请我们去吃饭，热情地款待我们，有时父亲排不过来，只好一大早去某亲戚家赴宴。不管是早宴、午宴还是晚宴，一道肉丝白菜炒年糕家家必备。那时亲戚家里并不富裕，家里余粮不多，舂的年糕也不多，但每当我们要回沪时，这家送10条，那家送8条，总要到让我们拿不动为止。舅父家离湄池火车站较近，他总是亲自送我们上火车。回沪后，母亲又会将年糕赠送沪上的亲友，还要捎带一句吉言“年年高”，让亲友们一起分享过年的快乐。中国年糕的文化内涵在百姓间得到了最好的演绎，难怪它生生不息得以传承。

过年吃年糕之俗，据传起于苏州。春秋时期，吴越争霸，战火连年。吴国修筑好一道坚固的城墙，吴王盛宴庆贺。席间群臣纵情酒乐，国相伍子胥深感忧虑。他对随从嘱咐道：“满朝文武如今都以为高墙可保吴国太平，如果敌人围而不打，吴国岂不是作茧自缚？倘若我有不测，吴国受困，粮草不济，你可去相门城下掘地三尺取粮。”没过多久，国王驾崩，夫差继位，听信谗言，赐伍子胥自刎。越王句践便举兵伐吴，吴军困守城中，炊断粮绝，街巷内妇孺哭声惨不忍闻。这时，那位随从记起伍子胥生前所嘱，便急召人到相门外掘地取粮，发现城砖是用糯米





诸暨年糕制作现场

粉做的。顿时民众激动万分，朝着城墙下跪，拜谢伍子胥，这糯米粉城砖救了全城老百姓。从此，每逢过年，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粉做“城砖”，供奉伍子胥。久而久之，这“城砖”便被称作年糕了。

我国是世界稻米的发源地。据考古发现，距今2万多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就有了稻谷；1974年，考古学者在距今7000多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又发现了颗粒饱满、保存完好的稻种。这表明我们的祖先种植稻谷的历史悠久。我国民间很早就将糯米磨粉制糕了，汉朝人称米糕为“稻饼”“饵”“糍”等。北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对米糕也有明确的记载。年糕因为好吃，又有好口彩，逐渐成为人们所喜爱的吉祥食品，正如清末一首诗中所云：“人心多好高，谐声制食品。义取年胜年，藉以祈岁谗。”

现在的年糕都用机器做了，诸暨年糕也不例外。不见了当年家家户户“舂年糕”的热闹情景，缺失了令人回味的情调，难免有些遗憾，好在家乡的清澈水质和优质粳米，让诸暨年糕依旧保留着老味道。吃着乡亲送来的年糕，回味儿时看到的“舂年糕”场景，让我在寒冷的冬天里，心头热乎乎的。



## 枫桥香榧

甲午岁末，故乡诸暨的朋友又给我送来“枫桥香榧”，望着外包装上画着的香榧，我仿佛已经闻到了那喷喷香的味道，欣喜不已。

香榧是营养极为丰富的稀世珍果，是老少皆宜的健康长寿之果。“枫桥香榧”更是闻名海内外，广受欢迎。我们虽说享用了几十年的山珍，却不知道长在树上的香榧是何等模样，所以很想去看看。

近期，我有幸带台湾朋友到中国唯一的香榧森林公园参观。香榧森林公园离诸暨市中心不远，半小时车程，沿途风光秀丽、水塘渔池、山林屋舍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

作者与朋友在枫桥香榧林合影

巧的是，那天阵阵寒风掠过，天上竟然飘起一朵朵飞舞的雪花，于是，山的阴面便有了一些积雪，这让生活在亚热带宝岛的台湾朋友喜出望外，他们庆幸自己好运，遇上了别有一番风韵的景致。

香榧森林公园以“古榧奇姿、林茂树古、重岩飞瀑、人文点缀”著称，这里聚集了6000多亩香榧树，是世界上香榧树栽培面积最大的地方，拥有香榧古树3万多株。漫步于高高低低的石板道上，近观山泉汇成的涓涓细流，远闻瀑布飞泻的轰鸣，张口呼吸清新的空气，惬意极了。

那古老的香榧树上，挂满了形似小





### 千年香榧林

橄榄的香榧，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，晶莹的白雪散落在绿叶树丛之上，绿白相间，更显俏丽多姿。那些香榧树，有的盘根错节、苍老遒劲；有的虬枝峥嵘、蜿蜒曲折；有的挺拔俊伟、高耸入云，大家不由得感叹其生命的坚韧与旺盛。

导游告诉大家，香榧人称“三代果”，“三代同时相见”，今年结出的果子到第三年方可采摘。采摘的过程极为辛苦、危险，由于树干高耸入云，采摘的农夫一不小心就会从树上摔下来。那么如何辨认“三代果”呢？导游指着一棵略为低矮的树道：“你们仔细瞧，小如黄豆的，就是今年结的香榧；明年结香榧的隐花现在也已形成，只是不易看清罢了。”

香榧树全身是宝，被当地老乡誉为神树。榧子仁香脆酥鲜，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与药用价值；香榧仁中所含的四种脂碱对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有明显的抑制作用。香榧子具有消除痞积、润肺、化痰、止咳之功能，适用于多种便秘、疝气、痔疮、消化不良、食积、咳痰症状。香榧肉的黑衣可以驱蛔虫、清肠胃。香榧树干笔直，质地坚硬、纹理细致，可用于木雕工艺。

过去，我很怕吃香榧，嫌它吃起来麻烦。后来，老乡告诉我，吃香榧其实很方便，香榧上有一小点，俗称“西施眼”，只要用手指往西施眼处按一下，它就会开口。关于这方法，还有一个传说呢。相传当年越王句践派西施去吴国，同行的还有美女郑旦，句践召见并赏赐香榧。郑旦用牙齿将壳咬开，得而食之，略显狼狈。而西施用手指轻轻一揸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香榧壳就自然开裂，西施将榧子慢慢取出，放进嘴里品尝，温文尔雅。句践看在眼里，喜上心头，盛赞西施智慧超常、聪明





作者考察枫桥香榧林

过人，对让她去吴国与狼共舞，充满信心，深信她定能帮助自己东山再起，报仇雪耻。后人把香榧眼称为西施眼，还就此拍了一部影片《西施眼》。

香榧历史悠久、享有盛誉。据传秦王嬴政二十五年（公元前222年），东巡路过诸暨，尝过乡民们称之为“榧子”的珍果，因其果香味鲜，秦始皇随即御封为“香榧”。此说是否靠谱，不得而知，但香榧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是真实的。据文献记载：1200年前唐武宗时，宰相李德裕称“木之奇哉，有稽山之海棠榧桧”。北宋元祐四年（公元1089年），被贬的苏东坡亲率杭州市民筑堤疏浚，“苏堤”竣工，各地官员纷纷携带贺礼前往捧场。苏

东坡只留下了会稽郡进献的特产“玉山果（香榧）”。尔后，徐州好友郑户曹到东坡官邸做客，苏东坡便以“玉山果”招待。临走前又赠之，并赋诗《送郑户曹赋席上果得榧子》：“彼美玉山果，粲为金盘实。瘴雾脱蛮溪，清樽奉佳客。客行何以赠，一语当加璧。祝君如此果，德膏以自泽。驱攘三彭仇，已我心腹疾。愿君如此木，凛凛傲霜雪。斫为君倚几，滑净不容削。物微兴不浅，此赠毋轻掷。”北宋政和元年（公元1111年），枫桥香榧正式列为贡品，名声大振。

参观香榧森林公园后，我对香榧有了感性认识。香榧是人见人爱的坚果，香榧树既是长寿树，也是观赏树，它们给枫桥带来了优厚的经济利益。当地有“一人种树，三代受益”的说法，此说不虚也。当地不少香榧树，树龄都在千岁以上，但枝繁叶茂、遮天蔽日，至今硕果累累。香榧树，是名副其实、福报后人的神树，诸暨人能与这样的“神树”为伴，真是有福啊！

2015年1月31日



# 乡音乡事乡人

诸暨有个历史文化名村——钱池。钱池在吴越争霸的历史进程中，曾留下过文化记忆、美女西施更是在此停留过。这样一个有着文化印记、有着好听名称的村庄，就是我的故乡，是一个常常进入我梦乡的地方。



作者与乡亲在钱池西施塘揭幕后留影

我是听着硬邦邦的乡音长大的。父母虽客居上海，但乡音无改，家里讲的全是诸暨话。长期的耳濡目染，我们小一辈嘴里，也会时不时冒出故乡的口音和词汇。

我属于沪上第二代移民。家父14岁即离乡只身来沪拜师学艺，3年萝卜干饭，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，还要为师傅家干活，如带孩子、生炉子等。这情况与今天的打工者本质上没有区别，都是属于漂泊一族。父亲的家乡观念很重，经常给我们说些家乡的旧闻，还时常带我们兄弟回家乡省亲。晚年，他的身体情况日见衰退，意识也日益模糊，但有一点他很清醒，他反复叮嘱我们：一定要落叶归根，一定要对家乡诸暨人好一点。父亲为我们牵起了一条紧密联系故乡的线。

这些年，我每年都要回故乡。随着农村城镇化发展，故乡的环境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唯一没变的是那浓浓的乡音。

去年岁末，我率在沪台商企业家代表团访问诸暨，顺便去我的故乡钱池走走。村庄美丽整洁，道路一尘不染，原本漂浮着白色塑料片和各种垃圾的湖塘，如今



清澈见底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其清洁程度可与邻国日本媲美。同行的上海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胡中兴也有同感。

在故乡，最爱的是与父老乡亲交谈，故乡那硬邦邦的乡音会像兴奋剂一样，注入我的心灵，让我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。一路走、一路说，我对故乡越发刮目相看。在新农村建设中，故乡江藻钱池村是走在前列的。放眼望去，一幢幢小楼，错落有致，其造型优美、风格多样，西洋式的、古典式的……让人产生身处欧洲小城镇的错觉。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他们的生活品位也大大提升，不少人家拆了以前不土不洋的房子，盖起了气派非凡的新居，这些新居一点也不输给城市里的别墅，这也是故乡人引以为豪的地方。

今年正月初五，钱池举行西施塘石碑揭幕、钱氏宗祠修缮仪式，我与江藻镇党委书记田海斌一起前往。在车上，田书记告诉我，村书记对村里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，钱池村书记钱灿明是个有想法有能力的人，他不仅在村庄的发展上献计献策，还要求大家摒弃不文明的陋习。乡人边走边吃瓜子、随意扔烟蒂等习惯根深蒂固，要改变相当困难。钱灿明要求家人带头为村里做好事，他的妻子就时常出来打扫道路。如今，钱池变化很大，钱池人变化也很大，钱池越来越像城镇了。

钱氏宗祠是钱氏后人的精神家园，原来占地3亩多，石柱廊檐，雕梁画栋，很是气派。据史载：钱池的祠堂为同治八年（公元1869年）所建造，离太平天国1864年灭亡才5年，我猜测它是太平天国烧毁后重建的，诸暨许多祠堂如著名的边氏宗祠也是那时建造，也曾被烧毁。我小时候回乡省亲时，曾到钱氏宗祠

玩耍，宗祠有好几进，里面的石碑雕刻等古色古香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四周蚕食，宗祠只剩下一幢屋了，在周围新建住宅的衬托下，越发显得破旧不堪。前几年，我去宗祠，只见外墙上长满了爬山虎等绿色植物，里面



钱池乡亲钱灿明在双安碑揭幕仪式上致辞



则杂乱无章地堆着稻草等物品，那些雕刻精美的牛腿已被盗走，但墙上还依稀可看到残留的祥瑞图案。钱氏宗祠再不抢修，就要倒塌。最近，江藻镇政府决定修复钱氏宗祠，让我感奋不已。我国的很多乡村民风淳朴、秩序井然、夜不闭户，乡规民约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作为中



作者与堂兄钱伯良、大嫂蒋珠花留影

华传统文化之一的祠堂文化，一直引领着人们为善向上、发奋有为，告慰先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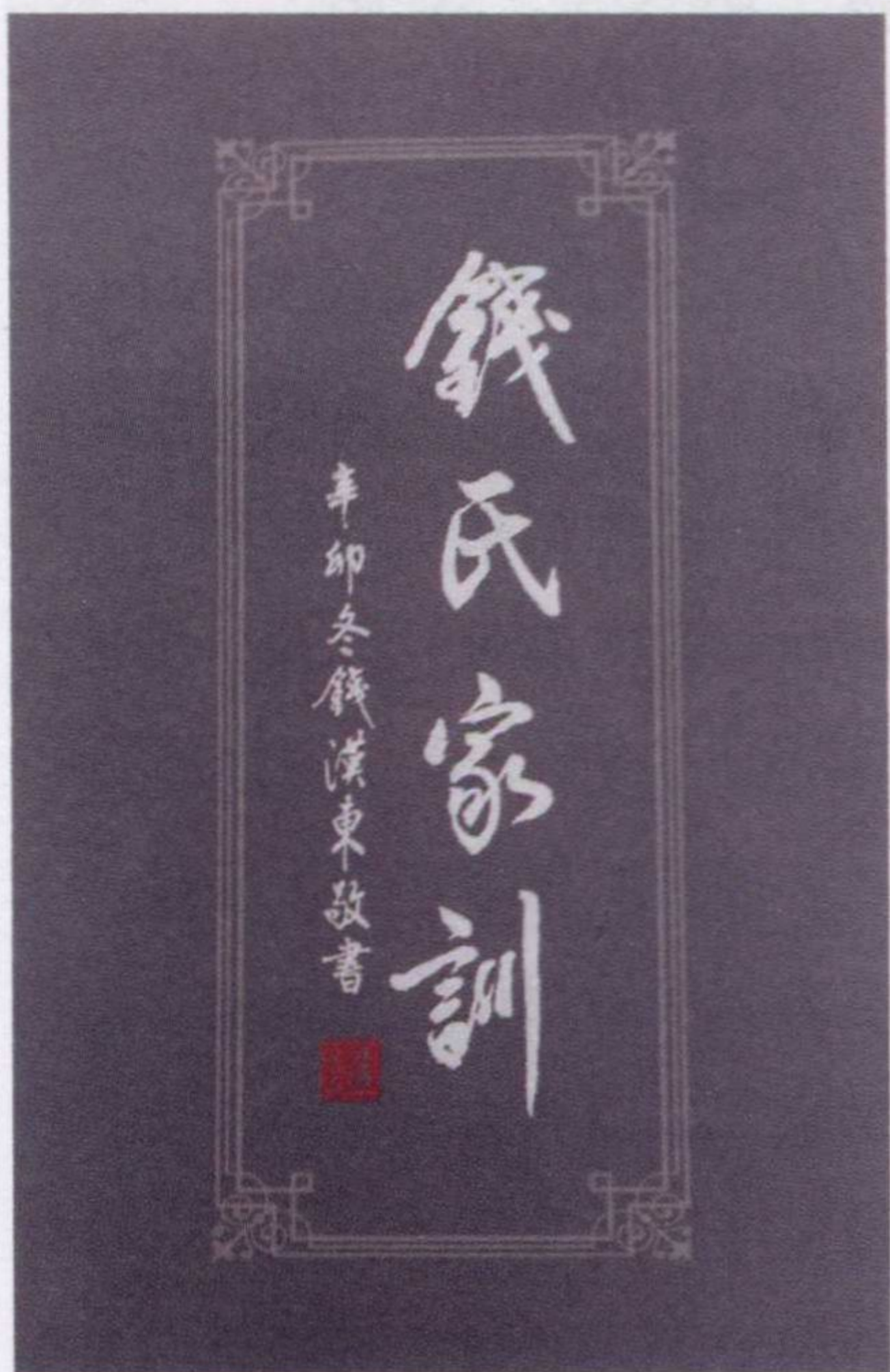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很多亲戚生活在钱池。堂兄伯良曾是姚江区卫生院长，为乡里百姓防疫治病尽心尽责，有着很好的口碑。堂兄从小聪明伶俐、读书用功、成绩优秀，事业有成，家父生前对其赞赏不已，要求我们兄弟向他学习。堂嫂蒋珠花，也是乡村医生，为村里老乡看病很用心，所开药方费用不高，但有实效，受到大家的爱戴。堂嫂的勤劳和热情是出了名的，我们去看望她，她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；她总是大方地拿出家里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大家品尝；我们回沪时，她还送这送那，亲热得不得了。堂嫂的娘家在店口镇王家埠村，与我的大姑妈同村。我小时曾跟着家父到她娘家吃饭。她的父母都是本分之人，待人接物，真诚周到，从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大嫂自然让人刮目相看了。堂哥堂嫂长我们兄弟十来岁，我们都喜欢到他们家玩，与他们说说家乡话、家乡事、家乡人，心里有一种踏实和愉悦的感觉。

故乡钱池，乡音硬邦邦，但我听来却十分惬意。有一年，我在乌鲁木齐见到几位诸暨老乡，他们已在当地奋斗了将近30年，但仍是一口硬邦邦的诸暨土话，听他们说话我倍感亲切，仿佛回到故里一般。是的，乡音是跟随自己一辈子的伴侣，无论富贵还是贫贱，与你不离不弃的是乡音。钱池，质朴的乡音、乡事、乡人，在我心中组合成一曲永恒的歌！

2015年4月10日



## 《江藻钱氏宗谱》序言



钱氏家训

壬辰初夏，江藻宗亲永汉兄来电道：《江藻钱氏宗谱》已告竣，嘱我写序。续修宗谱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。慎终追远，寻根溯源，盛世修谱，承前启后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，也是记载家族血脉流传的重要形式，这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。作为江藻乡里人，写序于我义不容辞，只唯恐写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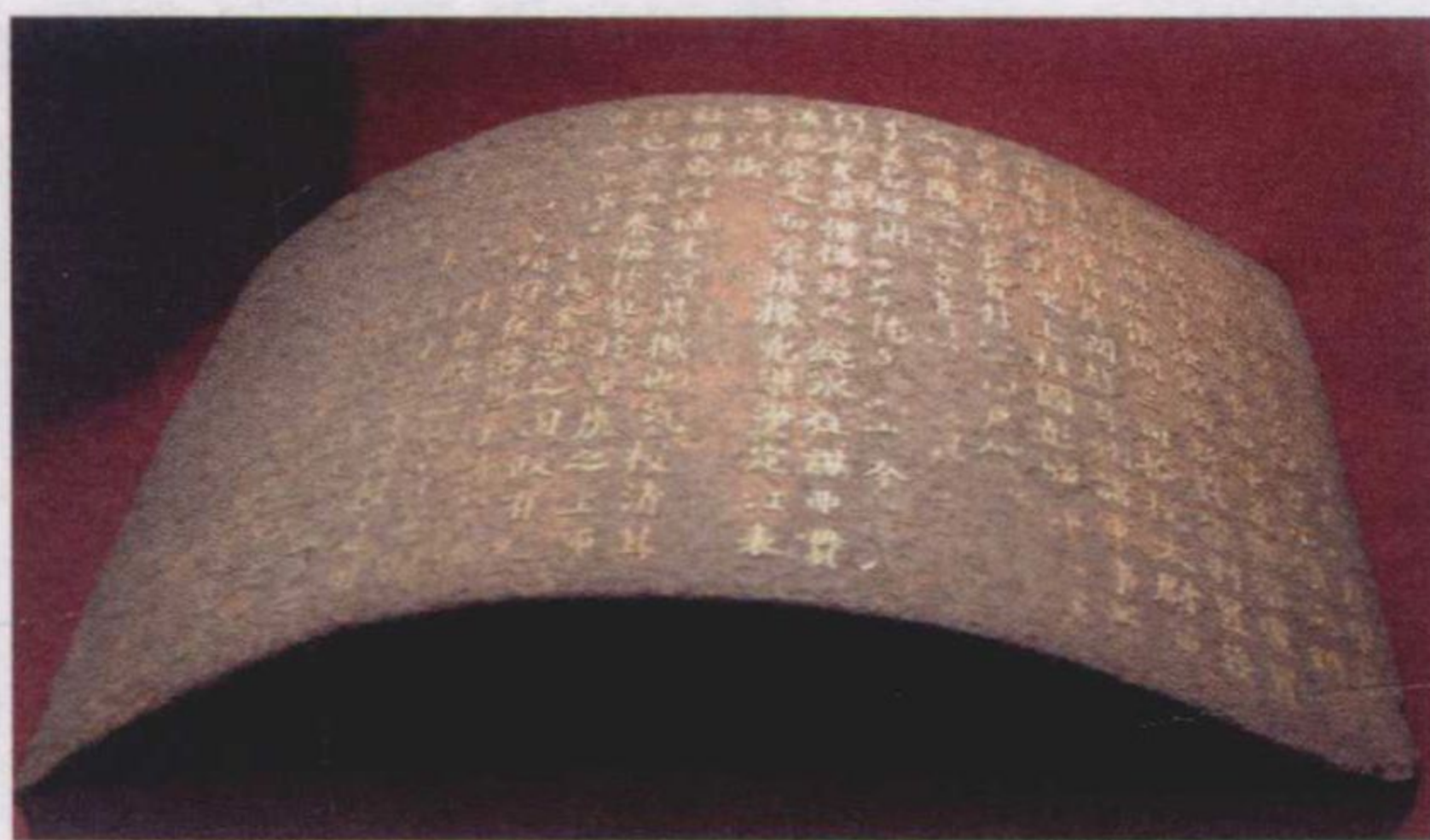
去岁新春，我应江藻宗亲之邀，回乡省亲，观赏正月之社戏。演出前，我赠给父老乡亲“左昭右穆，山高水长”书作。在即席演讲时，我对乡亲们说：“大家都是钱武肃王的子孙，先祖建立的伟大功德，像阳光雨露一样泽被后人，

荫护着世代钱氏后裔，对此，心存感恩之情。古人云：仁者为王。故所作所为要有王孙之风范，不能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，要努力奋斗，有所作为，告慰先祖。”

江藻是钱武肃王后裔的重要栖息地，诸暨钱氏始祖为七世祖司理参军奎公，七世祖钱奎于公元1127年从临安（今杭州）始携其四子大理评事、鲁国公来到此地——江藻明镜里。钱奎迁徙这一年，正值中华大地发生重大事变，即北宋王朝所遭遇的“靖康之难”，徽宗、钦宗二帝被掳，可谓国难当头矣。此刻，宋仁宗之第十女大长公主已下嫁吴越忠懿王之曾孙钱景臻，成为钱家媳妇。大长公主才华出众，富有远见卓识，靖康之初，拿出全部家产做军饷，抗金救亡。她在赵氏



家族中是年事较高的长辈，声望甚隆。她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召集赵氏皇亲及朝臣，力挽狂澜，推康王赵构为皇帝，建都临安。在我看来，钱家也算第二回有恩于赵宋皇家了。第一回是大家都熟悉的吴越忠懿王钱弘俶，遵循武肃王遗训，在公元978年毅然“纳土归宋”，实现祖国统一，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。800年以后才出现美国华盛顿总统礼让之举。武肃王钱鏐功被天下，恩泽后世。我曾赋诗《钱武肃王颂》曰：“敢射潮平，不与鹿逐；真利建侯，千古惟独。自足为王，民容众畜；铁券金书，绵长永穆。”此诗刊发在2011年4月6日的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上。



钱武肃王获得唐朝廷铁券金书的奖励，俗称免死牌。今藏国家博物馆

始迁祖钱奎不愧是一位富有远见和开拓精神之人，刚建立的南宋朝廷风雨飘摇，北方赵氏皇族、朝臣以及难民大量涌入临安，富甲天下的临安顿时杂乱无章，生存空间变得狭窄。南宋朝廷偏安一隅，金兵随时南下，兵戎相见。钱奎为子孙后代谋求生路、寻找发展空间，诸暨江藻、嵊州、义乌、金华、绍兴等地遂分别

贻燕堂匾额

邑人 漢東敬題  
歲次乙未仲秋



作者为江藻钱氏宗祠题写贻燕堂匾额





# 为诸暨特大水灾募集善款

## 代文人钱汉东书法作品、古瓷藏品义拍



诸暨水灾筹款义拍后与诸暨籍朋友合影

成为其七子及子孙的栖居地，四子鲁国公栖居于江藻，钱氏后裔便在此繁衍开来，半耕半读、济世传家、人才辈出，成为诸暨的名门望族。怀着敬仰之情，我在伟苗、永汉、冶辉、利军诸乡亲陪同下，到黄碧坞阳始山始迁祖钱奎公墓凭吊。此乃风水宝地也，景色优美、环境独秀、气势非凡，我允诺为将要修复的钱奎公墓书写碑文。

我对家乡诸暨怀有特殊的感情。父亲14岁时就来沪做学徒，我属于第二代移民。祖父钱章宝，在我出生时已谢世。听父亲讲，祖父靠打鱼种田为生，每年新岁客厅里总要悬挂“天下一等人忠孝，世间两件事耕读”之类的对联。我由于少时常返乡省亲，跟着长辈在田间进行一些简单劳作，初尝稼穡之艰辛，对家乡也有了感情。钱池与江藻相距半里，隔江相望，可谓近在咫尺。我经常过江去街上玩耍，勤劳的村姑在溪坑洗菜捶衣。长长的青石板上依稀可见古老的车辙，沿街摆满了各种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，人流熙熙攘攘。沿途诸多钱氏先贤的牌坊，记载功德



业绩。仰望遒劲苍古的碑刻书法，我心中默默忖度，哪天我也能写这样漂亮的字就好了，这或许对少年的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去年夏天，诸暨遭遇特大水灾，我寝食不安，拿出自己创作的10件书法精品及收藏的10件古代瓷器等，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、文汇报社举办“诸暨特大水灾募集善款 当代文人钱汉东书法作品、古瓷藏品义拍”活动，义拍所得78.8万元全部捐给诸暨灾民，献上一份爱心。小时候，母亲教诲我道：“你想将来有出息，一要吃得苦，二要吃得亏。”这句话成为我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，我感恩母亲的教诲，也感恩家乡人对我的帮助。

唐代诗圣杜甫《奉送二十三舅录事崔伟之摄郴州》诗云：“贤良归盛族，吾舅尽知名。”钱氏家族中贤良聚集、人才济济，这要感恩先祖武肃王的遗训及《钱氏家训》。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博鳌论坛会见台湾钱复宗亲时，引用《钱氏家训》：“利在一身勿谋也，利在天下者必谋之。”2011年岁末，我当选上海钱镠研究会会长后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笔恭录《钱氏家训》，自费刊印5000册，发往全国，让钱氏后裔学习，以弘扬吴越传统文化。《钱氏家训》内涵深刻，释先祖武肃王遗训之要义，集儒释道之大成，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。大家如都照《钱氏家训》行事，天下自然就和谐太平了。



诸暨水灾筹款义拍现场



作为钱氏后裔，真是很值得自豪的。钱氏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个非常重视文化传承的伟大家族，钱氏后裔各类才俊，代不乏人。仅以当代而言，有科技三钱：钱学森、钱三强、钱伟长；文学三钱：钱锺书、钱仲联、钱谷融；部长三钱：钱之光、钱正英、钱其琛等。据我所知，海外钱氏同样成就卓著。“三钱”成为中华民族的坐标，激励钱氏后裔不懈努力，为钱氏宗族争光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添彩。

这次江藻修谱，钱吉虎宗亲值得一提，他为寻找《江藻钱氏宗谱》老谱费了不少心思，最终在上海图书馆找到1911年《江藻钱氏宗谱》、在杭州市浙江大学图书馆找到1931年《江藻钱氏宗谱》珍藏本，为这次修谱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桑梓钱池的族谱在“文革”中遭毁，遍寻无果。辛卯正月初五，我与宗保、吉虎、伟苗诸宗兄，在我堂兄伯良的陪同下探望长辈，归途邂逅87岁的仁照宗长，仁照之父曾为钱池族长，主持过本村钱氏宗谱的修撰工作。他说，江藻钱庚（民国首届浙江省参议员）尊称族长为叔公，据此推算，我为37世孙，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令人欣喜无比。尔后，我撰写《认祖归宗记》记叙此事，2011年3月31日刊于《新民晚报》。此文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的《钱汉东诗文墨迹选》一书中。

古邑江藻、山清水秀、风骨传人、耕读传家。壬辰年重修《江藻钱氏宗谱》，明钱氏世代传承之系谱，实为功德无量之举。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人，今日江藻钱氏后裔，蒙先祖荫庇，承上启下、继往开来，幸哉！幸哉！

### 补记：

2011年2月7日，农历辛卯年正月初五，中国传统接财神爷的日子，我上午踏上回诸暨老家省亲之路。此行乃应诸暨江藻村钱氏联谊会之邀。上海钱氏宗亲钱宗保、《吴越钱氏》副主编钱吉虎一同前往。中午在江藻村支部书记、武肃王37世孙钱伟



苗家用餐，陪同的有江藻镇长袁志浩，我还请来钱池村书记钱灿明和堂兄钱伯良共进午餐。

我们参加了由萧山绍剧团演出的江藻村社戏的开幕式，然后去我的故乡钱池村。同行的有钱宗保、钱吉虎、钱伟苗三人，我们在村里见到了钱仁照，他今年87岁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伯良兄称其为爷爷。他说我长得挺像我的父亲，还说我父亲比他大几岁，父亲小时候书读得很好。

钱仁照爷爷告诉我们，他父亲是钱池村的族长，俗称嫁妆太公，在江藻乡贤筠青少爷家做事时，筠青少爷叫他父亲为叔公。筠青，名钱庚，生于1875年，原名彭祖，字章武，号筠青，庠贡生，曾担任浙江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，历任地方公职。他的墓地在钱池村的山上，他用几分良田与钱仁照家的山地换的，据说这块山地的风水很好。这说明这两家关系极为密切。筠青为民国时浙江省参议员，属于乡绅。钱宗保讲，搞清筠青少爷辈分，也就可推出你的辈分了。我委托江藻钱氏宗亲查筠青少爷的辈分，当晚因演社戏绍兴大班《龙虎斗》，暂时无法去查证。晚会上还举行了我赠送江藻钱氏联谊会武肃王像及我为他们题书的“左昭右穆，山高水长”四尺字幅的仪式，我还作了2分钟即兴演讲，效果很好，赢得7次雷鸣般的掌声。我颇感欣慰，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父老乡亲。第二天上午9点45分，江藻钱氏联谊会秘书长钱永汉来电相告，“筠青少爷是第36世孙，你就应是37世孙了”。一阵欣喜，认祖归宗。家乡宗亲是不能随便乱叫的，何况筠青少爷是有身份之人，更不会离谱的。江藻村离钱池村才半里地，近在咫尺。

我一直希望搞清楚自己到底是武肃王第几代，但因家乡钱池村的钱氏家谱在“文革”中烧毁，故我也无法知晓自己的情况，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这始终是我的一个心结。我曾请上海钱镠研究会的宗兄到上海图书馆家谱室查过，无果而终。如今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幸哉！

2012年8月8日于无闲斋



## 《杏坛守望》序言

庚寅仲秋前夕，诸暨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马伯成发来短信，盛情邀请我为他的新著《杏坛守望》写序。我的工作繁忙、杂务缠身，文债墨债堆积如山，常感焦头烂额，加上序不是一般的文章，可以随心所至，故一般除了朋友和师长外，我很少给人写序。虽然我与马老师素不相识，可马老师是同乡学人，我怎能回绝呢？于是请他寄点材料过来，让我对他有所了解。我花了半天时间认真阅读马老师寄来的材料，从材料中可见，他是一位积极进取、有思想、有才华的老师，这也唤起我对家乡生活以及年轻时在中学教书的回忆。

诸暨是越国古都、西施故里。此处山清水秀、地灵人杰，越王句践卧薪尝胆，生聚教训，使越从小到大、由弱转强；越女西施忍辱负重、以身许国、不负使命，兴越沼吴。一代文坛俊杰王冕、杨维禎、陈洪绶，轶类超群，彪炳史册。越人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

活跃在这片热土之上，显示出开拓进取的秉性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卓越非凡的智慧，形成了经济本位的价值取向、精勤耕战的文化品格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这些精神激励着一代又



上海市原副市长钱学中即兴演讲



一代的学人。

诸暨是我的故乡，寻根问祖之地。虽说我生长在上海，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，但我对家乡仍怀有真切的情感。记得儿时放寒暑假，父母总将我们弟兄送到诸暨老家，老家成了我儿时的乐园。我们弟兄一起捉泥鳅、摸田螺，还在那里的池塘里学会了游泳。这样的生活虽然短暂，但它让我从小体会到稼穡的艰辛和农家的朴实，也收获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，那就是诸暨人的耿直、勤奋、坚毅与率真，诸暨人的这些性格特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处世为人。诸暨有“耕读传家”的文化传统。当我肃立在钱氏先贤牌坊前时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敬仰之情，人生的价值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，即使在我去淮北插队务农的艰难日子里，我也没有放弃读书学习，读书与写作伴我度过了那个孤独无援的蹉跎岁月。

1969年元月，我去淮北插队务农，那时我是68届初中毕业生，或许是因为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，在当地也有了点小名气，竟被调到当时赤山公社的农中教初二语文。其中有个别学生的年龄比我还大。后来我读了大学，分配到上海的一所普通中学当高中语文教师。除了教学外，我刻苦学习，我接受了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，努力帮助学生成功，也写了不少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，所教班级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在报刊上发表



1973年冬天，作者（前左一）与安徽泗县赤山联合中学的团委干部留影

文章，高考成绩也不错，引起了上海市教育局有关领导的关注。1987年，我出任上海市青年语文教师学会会长，参加了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。1988年6月22日，《文汇报》头版头条以《教圃小字辈，发奋喜成才》为题，报道了青语会取得的成绩。后来，我改行做了记者、编辑，但我对这段教书生涯念念不忘，情有独钟，还与同好一起创办了面向中学生阅读写作的《新读写》杂志，如今该刊已成为国内知名刊物。





1973年冬天，作者（后左一）与安徽泗县赤山联合中学的老师留影

马伯成老师一路走来，十分不易，他在偏僻的山村学校工作了14年，2000年调到诸暨中学教书。由于他的爷爷是地主，在那个讲成分的年代，两个聪慧的姐姐都没有完成小学的学习，辍学干农活。父母及姐姐们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，千方百计让他成为读书人，好重振家业。这是印刻在诸暨人骨子里的东西，他们最尊重有文化、有品质的读书人。1986年夏秋之交，马老师如愿以偿地走向了神圣的讲台。尽管山村教师的生活是清苦的，但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教学工作中，取得了不小的成绩。这在他的《青灯有味忆石壁》《怀念伟光》和《琐忆》等文章中都有所披露，他是一个有情有义、有思有想的书生。

说马老师有思想，绝不是我的过誉。他是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，他认真地实践着叶圣陶先生所提倡的“教是为了不需要教”的主张，力求落实“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为中心，积极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，努力开阔学生的语文视野，着重提升学生语文精神”的语文教育理念。我曾在北京东城区东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拜见过叶老这位长者，聆听过他的教诲，他的教育理想激励着一代代学子为之奋斗。叶老的教育思想，我非常认同，我在主编《新读写》杂志时，也将叶老的教育思想作为我们办刊的指导思想。

马老师的散文追求真率和质朴，在现今日益浮躁的社会中，更加难能可贵。在繁忙的教学之余，马老师坚持写作并非易事。长年累月、青灯黄卷、耕读不辍，这需要耐得住寂寞，需要坚强的意志力，需要持续的创作激情。一个没有理想抱负和志气的人能做到这些吗？《夜宿五泄》一文写出了他的真切感受：

“五泄的夜啊，奏着一曲舒缓的慢板，拉开了醉人的序幕。吸一口怡人的山风，听一声荡心的瀑鸣，望一眼迷蒙的山峦，怎由得不叫人心醉呢？”文章富有诗情，没有对家乡的热爱，没有对诸暨的感情，是写不出如此感性的文字的。阅后，



我当即批发给《新读写》杂志编辑，予以转载，以表达我的欣赏之情。

我国古代读书人追求：上能够孝敬父母，下能有英才可教，中能做自己喜欢之事。马伯成老师基本上做到了，虽说辛苦，但可以无怨无悔、乐以忘忧了。我常想，一个被贫困折磨得太久的民族，一旦挣脱束缚，强烈渴求财富的欲望就会爆发出来，传统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常常被抛弃或扭曲。如今到了让传统价值观回归的时刻，虽说面临着许多困难，但我相信，有众多如马老师者共同努力奋斗，大家都尽力而为，这一天终究是要来到的。是为序。

2010年10月10日于上海无闲斋



作者向诸暨中学赠送书法作品



## 诸暨城市的魅力



诸暨美丽乡村一角

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，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。诸暨在短短的10年里飞速发展，长高了、变美了，值得欣慰。作为越国的故都，诸暨的地位之崇高、历史之悠久，不是别的城市可以替代的。

城市改造时，应尽可能多地保留一些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文化符号。今年初春，《新民晚报》资深记者方毓强，听说我为西施故里写了《五律·咏西施》诗碑，非常兴奋，带了一帮兄弟，风尘仆仆专程驱车前去观赏，同时也去了五泄等风景名胜。他回沪后告诉我，诸暨西施故里太美了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、自



枫桥新貌





乡贤孙奇威一家参加诸暨水灾筹款义拍

然人文环境和谐，你应该写一篇《诸暨，隐藏的王都》。我觉得这个论题有点大，但作为诸暨籍的学者应该有勇气努力承担起这一责任，并开始收集相关史料。

我想如果诸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，切实注意对这些历史的文化记忆进行发掘保护，争取早日勾画出古越国城池的方位，那就是功德无量之事，将填补诸暨这一段历史空白，也是造福子孙后代之事情。现在你说诸暨是越国故都，只是局限于文献传说而已，根据还不够充分，实物更是少得可怜，故说服力还不够强，别人也不会轻易地承认你。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时期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，需要大规模地建设住宅，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拆掉老城区，拓宽马路，盖起新楼房。但是，不久人们发现，这样做的结果是，居住环境改善了，历史环境却被破坏了，城镇的历史联系被割断。我考察英国、西班牙等国的古城堡时发现，他们竟然把中世纪的文化遗存完整地保留下来，令人羡慕。如果当年像绍兴、诸暨之类的古城能完整保存下来，犹如今日之平遥、丽江等古城，如今就要发大财了。英国查尔斯王子讲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，英国建筑师对伦敦古建筑的破坏程度，远远超过二战时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。今天中华大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有些地区正在重



复着这一历史性的错误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真的不能不让人痛心疾首。

旧城改造也要考虑可持续发展，城市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应保护好城市街区的风貌和传统建筑。建筑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，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，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。旧城改造也要注意个性，避免在规划建设中出现抄袭、模仿、复制等现象，避免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。我相信，勤劳、智慧的诸暨乡亲有能力摆脱目前“千城一面”的现象，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典雅、更加富有魅力。

2010年4月10日于上海无闲斋



诸暨市副市长俞越女士（前排右二）来沪会见上海诸暨商会乡亲时留影



# 城镇化建设与古村落保护

面对世界城镇化的浪潮，我国紧随城镇化的趋势，也制定了相关政策，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实现共同富裕，这也是顺势而为的好事。日前读到新闻：诸暨同山镇边氏文化园修缮工程和陈宅镇开化村岭后大房修缮工程，通过文化部门验收，共现存 116 处古民居，均给予了保护，值得欣喜。但是不可否认，随着城镇化推进，将导致大量古村落的消失，古老的文化遗存将随之而消失，中华古老的农耕文明记忆将遗失，这实在太可惜了，值得人们关注。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，如何在尊重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，最大程度地保留文化遗存，这



江南名村石峡口





江藻新貌

是世人所关注的。

原始古老的村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，在那里，先民和谐地聚集在一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——抵御自然灾害和获取食物。先民择水而居、筑寨而住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平静安康的日子。这里的人和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吻合的，体现了先民“天人合一”的古老哲学思想。这是中国古老社会形态的缩影，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系。

我们以江南水乡古村落发展为例，这里常见河道如织、石桥纵横、高墙深巷、水阁飞檐，到处呈现典型的水乡景致，为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。发达的农耕经济使得古村落又催生并派分出集镇，造就了比较发达的工商业。乡村世代居民住着传统建筑，或粉墙黛瓦、或高墙深院、或雕梁画栋，各具特色，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

我们知道在传统古村落的生长过程中，人们朴素的人文理念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文人雅士的直接参与，使水乡古村落景观多了文化气质与书卷气。江南大地孕育了一种“士大夫文化”，士、工、农、商各界彼此互补、和谐，可谓相得益彰，构建了典型的乡土文化。这些士大夫、文人，或致仕后，衣锦还乡、落叶归根、安享晚年；或隐乡里，读书赋闲、与世无争、孤芳自赏。士大夫造房建园、读书教徒，



传播儒家经典、规范乡里道德，成为乡绅，社会地位比较高。当然也有经商致富而归隐乡里的儒商。这类人物的宅园最能代表趋雅避俗的情趣，他们闲居乡村，不乏追随者，以文会友，琴棋书画，诗词唱和，成为古村落的代表人物，引领着人们的价值取向，产生了一批被后人欣赏的文人建筑、私家宅园，今日同里的“退思园”、南浔的“小莲庄”、苏州“网师园”等。这些古建筑及古村落都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地域传统文化，沉淀着当地人民的勤劳与智慧，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，也是先民安身立命的地方。

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在各项水利移民、生态移民、工程项目移民的过程中，一些古村落“不可避免地解体或遭到破坏”。2000年时，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，到了2010年，仅仅过去10年，总数锐减为271万个，10年内减少90万个自然村。其中不乏历史创造、文化景观、农耕时代见证的乡土建筑。我多年来奔走于田野乡村，亲眼目睹了人口向城镇大量转移之后，一些村落从“空巢”到“弃巢”的凄凉景象，不少良田竟然出现荒芜。水资源一向充沛的江南水乡，或因自然的淤塞，更由于人为的填埋、污染破坏，使得一些地区竟然缺清洁水，被迫饮用矿泉水等，令人寝食不安。说也奇怪，我有时来到一些破败衰落的水乡村镇，依然会对其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，徜徉其间，摸摸老房门板，走走石板古道，会感受到家的温馨，感受到超越时空的中华古老文化的存在，也许这才是江南水乡潜在的、根本的魅力所在吧。

但当今“重经济轻文化、重开发轻遗产、重建设轻保护”的情况下，“建设性破坏”遗产事件时有发生。在新城镇开发、新农村社区建设中，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、古民居、古街道等未能得到妥善保护。古村落中那



诸暨群众文艺活动





江藻钱氏宗祠戏台

些古老的宗祠、村街、戏台、水井等有形遗产在消失，一些古村名、古镇名、古街名也在消失，附着历史文化信息的遗迹也随之荡然无存，有的地名仅存在于二十四史等历代文章典籍之中。阻止传统村落的瓦解，需要我们施以

援手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持续了数十年的农民工潮，使如今 50 岁以下的男性村民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讲述他们的村落、他们的宗族的故事了。这些故事的主人公，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老去外，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将随子女进城养老，从而永远地离开故事的发生地。这是一种不易被觉察的、隐形消亡的文化遗产。人文学者冯骥才说得好：“如果一个民族农村的文化没有了，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的根就基本上没有了。近些年，中国古村落迅速大量消失。在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，如何保护古村落、保护古村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，显得刻不容缓。”

值得欣慰的是，对一些具有历史价值古村落的保护，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。2012 年，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文化部、财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共 646 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，对经评审认定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，分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，“纠正无序和盲目建设，禁止大拆大建”。这实在是明智之举，但我觉得还远远不够，要加大保护力度。

温文尔雅、清淡秀丽的古村落，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，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。传统村落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，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。我们尊重、保护前人的优秀遗产，保护古村落，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一份集体记忆，也是保存中华农耕文明之根。